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類



第七卷 第卅三期

中華民國拾玖年捌月貳拾伍日出版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國內及日本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九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三角六分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一角七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二元二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四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扣合外國鈔票照津市合價不通用者退還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上海山東路德興坊底 遼寧城內攻市前胡同七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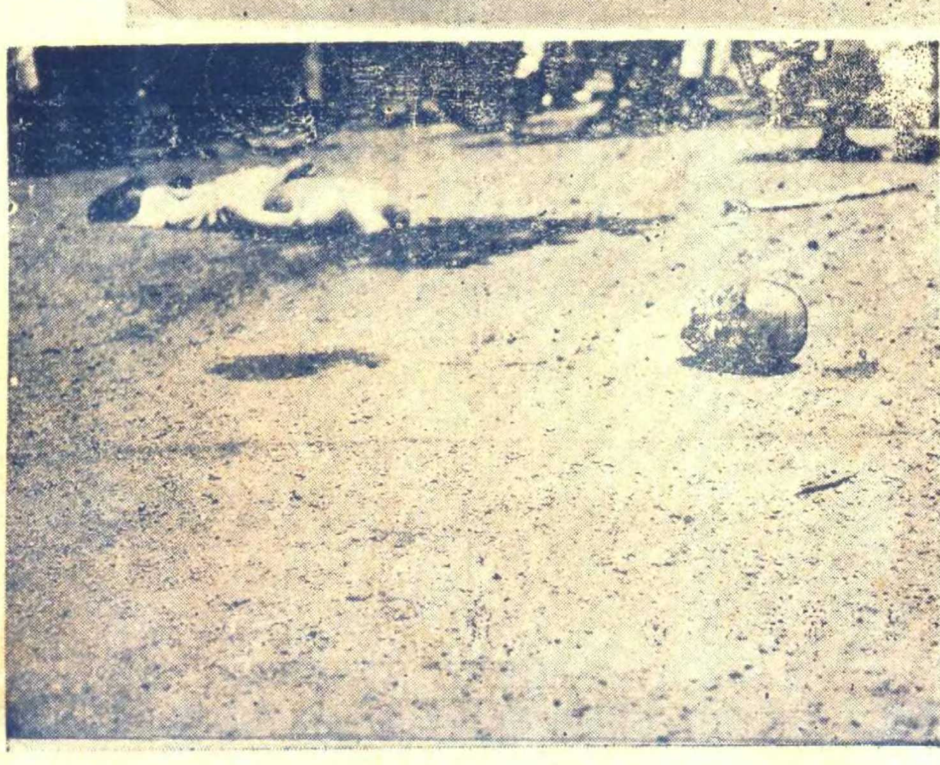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國聞週報社 北平南河沿菖蒲河一號甲 漢口歆生路洪春里十九號 哈爾濱道裏中國三道路八號

印刷者 天津旭街四面鐘對過 天津大公報社

長沙共刦


已被焚燬之湖南省政府


被燒後之怡和洋行躉船


執行斬決之共黨

燉煌千佛寺

奧人斯坦因盜經處，請參閱本期所載吳金鼎君著「斯坦因燉煌盜經事略」，





國聞週報

第七卷 第三十三期 目錄
民國十九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政治思想的檢討

雄飛譯

本文係意大利人民黨領袖 Luigi Sturzo 所作，氏曾有意大利和法西斯主義，國際社會和戰爭的權利兩大重要著作行世。本文係分析兩種政治潮流的趨勢：一爲盛於十九世紀的國家主義，而今則代以武力政策和同盟制度；一爲國際主義，這不但就國際聯盟方面可以見這種運動的趨勢，同時近代經濟發展的方向，也已不分畛域。從這篇文字裏面，我們可以看到代表當代政治思想的一派意見。

『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不一定是互相對立的，不過通常沿用的意義，似乎把牠們看作兩個相反的名辭。很多以『主義』(ism) 結尾的名詞，如『自由主義』(Liber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 和『共產主義』(Communism) 等，都是表示祇能容納自己的一種體系。因此根據『國家』(Nation) 而來的『國家主義』似乎應該排斥根據『國際』(Inter-nation) 而來的『國際主義』。

許多人不悅意這個『國際』(international) 字樣，因自一八六四年以來，把牠專指歐洲勞働階級的運動，這種運動的目的，在乎造成一種不分疆界不務國家利益的同盟。從前勞働階級的組織，後來都趨於社會主義化了，現在沿用的幾個名稱：如『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也都是勞働運動分化的結果。

當『第一國際』最初成立的時候，歐洲許多國家的人民——如希臘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都在那裏爭求政治上的統一。『國家』(‘The Nation’) 這個觀念，是代表兩種基本要求的符號：㈠確定人民自主的權利；㈡要求自由制度，以保障政治團體的發展，這樣說來，對於民族的國家 (The Nation) 概念，可算完備，但已軼出政治國家 (The State) 概念之外，雖然在那時候，這『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兩個名辭，並不通常用到，但是抵制對內對外壓迫的國家 (The Nation) 觀念，已經逐漸的引起對於勞働階級的『國際』發生反抗，這勞動階級的『國際』，普通都認爲是破壞自由，幸福，愛國熱誠和歐洲文化的一種運動。不過同時候，人道觀念確傳佈得很普遍，因此而產生一種和平主義，以懲戒各國人民的利己慾望，和他們在水陸軍備上所表現的

武力主義。

這種人道觀念與和平運動對於『國際主義』也起了要求，雖然並不是專屬於無產階級或經濟方面的，而係廣義的屬於民治的和道德的範圍之內。和這種運動相反的，即是保守的和武力的勢力，嚴格的國家主義的和反塞米底 Anti-Semitic(按即反對猶太人運動）的運動，以及所謂自由黨；抱這些主張的人，都已經握着或是希望握着政府的職權，在這樣各種分子混亂的局面之下，國家主義便應運而起，歐戰之前，牠僅被看作為一種制度，同時也視為一個政黨的主張。

但自歐戰之後，『國際主義』的意義已經改變了，和從前不同，牠已日趨於實際方面，特別是因為國際聯盟的成立，汎美洲同盟的發展，國際清償戰債會議，以及其他增進國際合作的勢力。雖然，各方面的意見，仍舊和牠眞實的意義不同。有些人以為『國際主義』僅僅是一種政策的大綱，而引導前進方向的；另一派人以為牠自身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一種制度。

依着反動的自然程序，『國家主義』走上了對立的途徑，同時認為外交政策是牠的特有職權，而謂歐戰以後的國際主義，乃混亂潮流之下唯一的產物，對於國家的利益是有危害的。照這樣情形看來，國際主義已經成為實際上的東西了，因之這樣實際的東西，是有生命的，有動力的，牠和那些已經成為某種制度所生的概念和感覺，完全不同。

在這地方，我們不要把那些制度看得太嚴格，應該要問一問『國家』(Nation) 和國際(Inter-nation) 兩個名辭的眞正意義是怎樣？關於所謂國家(Nation)，我(著者自稱)深知道近世國家(State)所特有的基礎，即就各國的情形看來，她們不再是一種君主世襲或是根據父傳的系統，或受軍閥們和少數地主的牽制，她們大都憑着人民自主的意志而結合，成為一個政治社會的團體。從這方面說來，如瑞士，我們可以不管她用三種不同的方言，不管她自治的聯邦式的區域，而稱她是個國家(Nation)，如比利時，我們可以不管她語言的複雜和種族利害的不同，而稱她是個國家，但在歐戰之前，如奧大利和土耳其，我們就不能稱伊們是國家(Nation)，今日凡是用『國家』(Nation)這個字來代表的事物或價值，都含有活動性的：牠超過一切的政治制度，這因牠是代表所有的風俗習慣，文化，宗教，以及其他實際的效用。在牠發展的過程中間，同化新的分子而排斥其餘的，同時又創造適於環境需要的社會和政治組織。

一個『國家』(Nation)對於她的國民有一種實在的，永久的和富於動力的價值，因此凡在管轄以內的人民。都得使國家成為他們互有關係，互有利益的中心，視國家為個人的保障，參加國家的社會生活，獲得一種超越個人的地位，所以『國家』這樣東西在一般人民單獨的和社會的生活之中，是決不能忽視的一個元素；就事實方面，因為國家的生命，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甚至宗教上，概能影響和轉變個人，所以『國家』也因之日見不可忽視。

但是否一般人也都把某種價值歸之於（雖然很少出於自覺的表現）『國家』以外的另一個世界之內去呢？這當然是的。因為能

們會覺得在他們以外的這個『非國家』(Non-nation)或是這個國外世界(Extra-national World)的存在及其影響。不過問題就要發生了，究竟他們把那種價值歸諸異於國家的國外世界呢？還是他們用自己國家利益的標準來判定那種價值？

歐戰之前，除了羅馬教會以外，沒有所謂具有特別價值的『外國』(Extra-nation)或『國際』(Inter-nation)的名稱。從前各種國際團體，不能認爲牠們離開『國家』的立場。牠們很受限制的，有時僅限於一個階級——無產者——有時限於一般民治主義者。現在一切的事情多改變了。不問我們對於那樣東西歡喜與否，我們勢必要從價值上去決定，這種價值，從政治上，心理上或感情上看來，是我們接近了外物而生的，這外物無論牠多麼複雜，統稱之爲『國際』(The Inter-nation)。恰好像在中世紀時，如果要漠視帝國或教皇政治，那是不可能的。又好比沒有人能夠把他自己禁居在市區，城鎮，公國，或王國之內像是在砲臺中間一樣，處於那砲臺的地位，對於帝國或是教皇的『價值』反而不能覺得；因此我們現在決不能否認一種新的事實的存在及其影響，這事實我們名之曰『國際』(Inter-nation)

關於這種變遷的理由，並不是由於過去人民和國家之間不發生關係；自從神聖羅馬帝國衰落以後，在很長的過程中間，許多國家(Nations)逐漸的成爲民族的國家(Nation-States)。這樣的過程，可用歐戰以後幾個新興的國家來表明：如波蘭，捷克斯拉夫，愛爾蘭自由國，里沙尼亞，愛沙尼亞，拉武維亞，和芬蘭等民族國家。在整個的民族自覺的構成之中，「自由」和「獨立」是兩件最需要的事情，因之政治社會的生命，可以推廣到國內一般的分子，而不僅限於少數執政人員或是某個有勢力的階級，雖然這樣的過程，各處還沒有達到同一的地位，可是這種普通的趨向是不能否認的。同時，和『國家』並行的『國際』業已產生，牠即是各國之間的一個有機體社會，賦有新的國際自覺心。從前的教會，人道，和社會等情感，和平的理想，以及人類博愛的願望，到現在都漸取具體的方式，逐漸創造一種反射到人類心理的有機體組織。究竟這是否是一種新的事實，而我們可以當牠是有生命的東西去參預在裏面，同時我們要適應牠的時候，牠可以發生影響？有些人深信『國際』是損害國家的，於是就怕——(國際)，恨牠，以至於竭力的反對牠；在另一方面，有些人認爲『國際』是以發展和增加完全的國家生命，因之就愛牠(國際)，擁護牠，但是唯一的事實是那些存在的複雜感覺和趨向，足以用之證明牠們是受實在的事物而非受一種幻象而起的，現在所謂『國際』，已經成爲事實上的東西了。

如果國家的需要和本質上沒有相當的基礎，那正在萌芽時代的『國際』，遲早要遭到危險的。無疑，牠是有基礎的。時至今日，國際生活的緊張，十年光陰要等於中世紀時百年之久。在那時候，曾經竭力設法使各族的人民統一在一種教會封建制度的庇護之下；不顧一切的困難阻力，經過六百年的光景，才把這種局面建設起來。

使『國際』發展的一個根本理由，可以在今日的環境之中找出來，特別是在各國互相日趨依賴的局面之中，格外容易見到，現

在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沒有那一個國家敢稱能够自給的。經濟利益，一天天的趨於國際化而超越單一國家的界限；每一種經濟利益成爲牠自己的國際區域。政治的演化，常常受經濟勢力的支配，這種經濟勢力足以創造政治上所必不可少的需要和利益，十九世紀大規模的工業發達，得以推翻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障碍，而使商業上的交易增加極大的自由；但是現在各國都組織了互惠合作的團體，這些團體的利益，又造成了互相競爭對立的形勢，歐戰以前，國際關係完全基於勢不兩立的團結或同盟，基於武力和對抗力；但是歐戰以來，這種趨勢正在轉向於國際合作。從前所求的是國際均勢，現在的目的，在乎得到共同的利益。爲什麼在歐戰以後，這種國際合作的觀念已經引起實際上的注意？那是很容易明瞭的事情。國際均勢的制度，早已很明顯的崩潰，因此很急切的回復到國際團結的形勢，不過最初也祇有國際聯盟的理想得到實現並發生效果。

雖然，國際團結的觀念，似乎純粹是偏重情感的，道德上的，人道上的。不幸這種道德的或人道的情感，還沒有達到在國際義務上占有很大勢力的地步；不過有一條含有深意的自然定則，牠是從經濟上轉入於政治的甚至道德的區域之內的，當牠被人違反的時候，祇能用知覺才感到牠的存在，這就是「社會構造團結」的定則。回溯到從前，戰爭動搖了或破壞了世界各處的社會構造團結，這種團結，靠着各國的聯盟或是武力的，經濟力的均勢，沒有能回復到原來的狀態。祇因世界的本質和這些方法不能相容。於此「國際」的理想出現，彷彿從可怕的過去逃出來似的，同時又轉爲未來的理想，在這理想之中，社會的團結應該趨向恢復原狀的途徑。

究竟這種理想受從前基督教會，人道的民治主義以及勞働國際提携的影響到什麼樣的程度，那是不能決定，這種理想的潛勢力，按着步驟而進行，但是這些步驟依舊很模糊，一直要等到完全實現的那一天，才會明白。此刻唯一不可否認的事實，即是理想實現的本身。

的確，過去十多年對於促成「國際」實現的努力，是非常顯著的，雖然其中還包含著主要的問題，如清償已往的戰債，重行建設政治社會，試行國際間的合作原理——這不過是件極偉大的事業之開始。不過最大的困難，即是「國家主權」的觀念問題，因爲無論採取那一種「國際」形式，如果依法理講起來，一定會動搖「國家主權」。所以國際聯盟的創造者，最初就特別注意尊重這些主權的方式，汎美同盟裏面的各國也一樣沒有把强制的性質，規定在組織上。可是我們一定要承認：如果嚴格的講起來，所謂「國家主權」已經失掉牠的意義了，除非看作牠是獨立國的特有物，用以別於附庸國或保護國，殖民地或代管地。「國家獨立」（State Independence）這個名詞，仍舊是很通行的，雖然大家在另一方面都以爲這是一個「互相依賴而獨立」（Inter-dependent Independence）的問題——這名詞係代表綜合的方式，並無固有的矛盾性。

不問願意與否，現在各國的權力是要受限制的，今昔不同之點，可以從事實上看出，在過去獨立國締結攻守同盟時，其他國

家或是附和或是別有聯盟盡力反抗。現在就不同了，就是強有力的獨立國也要因一般的輿論或受國際聯盟規約或其他國際公約而有所轉移，實質上，某種新的因子已經加到各國政府裏面去了，無論他們合意與否，各國在參加國際事務上，已經比從前減少了許多獨立的自由，如國聯規約，仲裁條約，海牙法庭條例中之任意條款以及非戰公約，都是代表在同一方向中所有的步驟，每一步驟含有主權上的限制。

將來的軍備，要是受國際制裁的時候，更有許多限制須要規定，因為每個國家皆用一己自由的意志承認國際上的義務，那如果說主權並不含有減削的意義，這種觀念直是法律上的幻想，倘若一個國家已經加入了國際組織之內，要是拒絕合作或拋棄責任，那她必被排斥或屏棄於法律保護之外，這猶如一個人拒絕遵守他自己國內的法律和習慣，也要受同樣的處置。

不過在事實上，用這種方法來觀察問題，多少是片面的，不精確的，一種責任從外界加到個人或國家和一種責任是自由被接收的，前後有很大的分別，現在裁減軍備的事情，已經加到被征服的國家上去了，他們覺得是一種拘束力，因為祇有他們受限制，而別的國家則否，要是各國都把武裝解除，那裁減軍備的事情並不算是一種拘禁，反而可說是從極大負擔和消耗危險而非人道的制度之下解放出來，這種同樣的見解，可以應用到仲裁，海上自由，以及其他國際事件。其實社會生活，同時也是一種有限制的，是一種自由的保證。否則，社會就要回到野蠻時代的狀況，各人有他自己的法律，這就是說，一般人都要否認社會是完成合理的和有價值的事業的。文明社會，原是一種『互相依賴而獨立』的制度，同樣，各國合作的一種政治制度也祇能是一種『互相依賴而獨立』的制度，因為這種制度一定基於二元的意識之上——國家的和國際的。

在『國際』發展的反對方面，即是國家主義，牠在各國的已往和現在常想輕忽國際主義而置之於可笑的地步，同時確又保持國際政治制度在均勢和同盟的舊基礎上。實在過去的惡毒遺傳還沒完全棄除，而今日國際間的關係現狀，陷於含糊的危險的途徑。法國要想保持她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勢力在比利時，猶哥斯拉夫，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波蘭等國內；意大利伸張她的勢力在亞爾巴尼亞，和匈牙利，同時很希望奧大利亞實行法西斯的統治；英國已經退出了所謂『國際友誼妥協』(Entente Cordiale)而正想和美國接近；德國則正在進行和奧大利亞同盟，以期重行獲得在波羅的各國的勢力範圍。雖然一般有深遠眼光的人覺到把各種政策同時進行，可以中和兩方面的利益，但是一般政治家認為要完全廢除已往的方法而信托未來的新方法，確是件困難事情，如果要這樣做，那必須強有力的信仰；至於各國政府，因着國家主義思潮的勢力，遂致飄搖不定，這決不能使政府信托國際間的合作，除非在同時候，牠們能夠利用武力做後盾，設法培植友誼和暗示諒解。

這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間的鬬爭，是件自然的需要的事情，而且對於試驗新理想的價值，也是很有效用的，活動的觀察起來，國際思想家應該和國家主義者處于反對的地位，祇因在鬬爭之

中，可使新的理想得着明瞭，純正，和道德上的價值。例如德國國家主義派企圖利用複決權來反抗楊歐文計劃的實現，致使德國政府的政策上經過極困難的閱歷，但是結果，對於國際合作政策上，依舊獲得勝利，這種競爭，彷彿似音調的作用，這種爭論的意義，能激起大家集中注意，如少數民族問題，奧德合併事件等。

我們應該常要記着的，就是民間的生活天天向前行動，環境則不絕的變化，已往這種變遷的程序，致使產生或再造國家，如比利時，希臘，和意大利，至於今日，我們要維持現狀來反抗報復精神所引起的擾亂，我們決不容閉着眼睛，不顧國際生活的自然演化；這樣的國際生活正在進行順利的時期，同時他能影響到全人類。最後的形勢，就是這樣的演化，勢必準着以下兩個方向之一而進行——或是在人類有完善組織之下向着國際協同的方面，或是趨向戰爭的途徑，其間沒有中立的道路的，國家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所聚訟的中心點，即是廢除戰爭爲任何單一國家法律上的特權，最近非戰公約告終，極端的國際主義者，主張凡爲單一國家所引起的戰爭，都是一種『私的戰爭』(Private war)，應該要在國際聯盟指揮之下運用國際武力稱之謂「公的戰爭」(Public war)。在另一方面，美國人對於新國際法的觀念，沒有承認所謂『公的戰爭』，僅僅承認了反抗侵害的國家自衛權利。不過凡是希望所建設的『國際』(Inter-Nation)祇有一個同樣的目的——廢除戰爭。

但是國家主義派確否認廢除戰爭的可能性，深信戰爭是不能免的，一般極端的國家主義者甚至頌揚戰爭的本身確是很好的。這裏可以見到國家主義派和國際主義派兩者沒有調和的可能性。國際主義者援用歷史上類似的成例，指出人類的天良已經逐漸的懲罰或是廢除奴隸制度，田奴制度，用戰爭來定審判，家族和部落中之鬪爭，二人的決鬪，以及一夫多妻制度等等。他們就問：爲什麼戰爭制度就不該廢除呢？爲什麼不向着這個目的去進行建設起一個各國人民共同的團體呢？但是一般國家主義者主張專從實際的意義着想，並且鼓吹對於『二次戰爭』的道德上和政治上準備的需要，所謂「二次戰爭」，就他們想來已經距離不遠了。

一般羣衆從來沒有對於理想的生命，站在漠不相關的地位，他們不能生活在永遠無決定的環境之中，他們也不認爲僅僅有了批評就算滿足。他們的需要，是積極的實在的，他們常常受信仰和親愛的情感所吸引，覺得暴力，仇恨，厭惡，都容易激起惱怒，這些羣衆從來不會站在懷疑的冷淡的境域之中。在他們的生命路上，這『明日之問題』(to-morrow's problem)一個名辭，已經固定了，在這一方面，站着的是領導戰爭的國家主義，在那一方面站着的是領導和平的國際主義。

神秘的將來，就隱藏在這兩種潮流競爭的結果之中。

——一九三〇，八，十五——





顧亭林之經濟思想研究（續）

鄭行巽

第六　財政論

一、歲出

亭林之言歲出有兩方面：其一，爲官吏之俸祿，即行政費；其二，爲生員之考試科舉費，即教育經費。

其言行政費，則官吏之俸祿宜厚；祿薄，則貪取之風甚，而百姓輒受其侵漁。故曰：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日知錄卷十二俸祿）

「今之制祿，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同上）

俸祿加厚，則仰事俯畜無憂，而後官乃知廉恥，于貪利忘義，墮品喪名之行，乃不敢爲。孟子所謂「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故俸祿之加厚，宜也。故曰：

「昔楊綰爲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鏄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日知錄卷十二俸祿）

「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眞不知治體之言矣。」（同上）

至於教育經費，則天下生員，在明初，各學所收名額，皆有嚴革的限制。故其廩膳之費雖盡由學校供給，但無濫廢之弊；且于學無成者，尙須革黜，並追還廩膳。其後，學無常額，至于濫收；而革黜之例，又多廢弛；于是經費既濫支，而學風反壞。其言曰：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于學。……每學生員不過數十人，故考試易精，課程易密。……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惰者乎？」（日知錄卷十七生員額數）

生員之名額既濫。則教育經費濫支；教育經費濫支，則天下分利之人多，而生利之人少。此其弊，則又在學風敗壞以外者也。其言曰：

「……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爲游手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日知錄卷十七生員

額數）

至于澈底的改良辦法，則以生員之考試科舉一切多屬濫支，故主廢生員；生員廢，則教育經費之濫支可免，而百姓之困可蘇。其言曰：

『故生員之于其邑，無秋毫之益，……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

其與教育經費有附帶關係者，則如納粟捐監一舉，亭林亦表示反對，認爲秕政；且謂此種秕政本不過係一時權宜之計，竟因循至二百年，仍存而未廢云。

二、歲入

（1）國家收入　國家欲求歲入之增多，其本乃在藏富于民。民富，則國無不富；而反之，民貧，則國無不貧。中古時代，德國『內帑學派』(Cameralism) 昔倡爲一種理財之名言曰：『民貧君貧』(Poor People, Poor King)，即有子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在財政學上實爲顛扑不破之眞理。而亭林藏富于民之旨與之相較，實亦若合符節。其言曰：

『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日知錄卷十二財用）

而所謂藏富于民者，一國之金貨，固當政府與人民共之；即一國之其他國富，亦當政府與人民共之。故曰：

『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于是銀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日知錄卷十二財用）

『……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非聖王莫之能也。』（同上）

然明代自田賦折銀，于是銀壅于上；而民間乏銀，是爲違反經濟學之原理；而自政府苛歛，于是財聚于上，而民間乏財，是爲違反財政學之原理。欲矯其弊，則其道有二：即稅收以徵本色爲主，一也；不事苛歛，二也。

（甲）徵本色　其說詳見下文賦稅論。然于此吾人有須知者，即今世財政學上對于國家賦稅，乃以徵收貨幣爲原則。若由亭林之說，則主徵本色，而不主貨幣。是適與相異，無乃有悖于財政學之原理乎？曰；「不然」。今世經濟發達，故萬物皆以本位貨幣作「計量價值」（見前）之工具。而在數百年前，則中國之貨幣制度雖已略具近世規模之雛形，萬物交易有時亦不必須有賴于貨幣。即「物物交換」(Barter)之事亦所時有，如明代中鹽法之以粟易鹽是也。而百物價値之計量，亦不必全以本位貨幣爲準，如納稅之以本色者，則嘗以糧之若干石數爲準。是昔時經濟幼穉，貨幣之功用決無如今日之偉大也。是以稅收不必以貨幣計算，而民不以爲病。

而且取之必于其所有，田賦且以徵收本色爲準。苟徵貨幣，則民方且以爲病，不獨不見若何之便利也。是則今昔時代之不同所致，未可一概以今衡古矣。故曰：

一雖使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日知錄卷十一以錢爲賦）

（乙）不事苛斂　不事苛斂，則上之私積不多；而散之于下者，其財自富。故財聚，則藏富于君；散，則藏富于民。藏富于民，則民聚；民聚，則國富；國富，則天之歲入自可以增，而無困于民。故曰：

「……解吾民之慍者，必在乎阜吾民之財；而自阜其財，乃以來天下之慍。」（日知錄卷十二懋遷有無化居）

如不能藏富于民，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藏于郡國，藏于大臣，亦可以稍紓聚斂之虐；而國亦不致因財政腐敗，遽至敗壞，不可收拾。

抑亭林之主張如此，非謂國用祇可以日減，而不可以日增；蓋謂當減則減，當增則增，得于當而已。故收入非必祇以儉嗇爲主，而輕徭薄賦，亦未必即國計之得也。故曰：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于興利者，爲其必至于害民也。」（日知錄卷十二言利之臣）

（2）地方收入　至于整理地方財政，則以各縣財政獨立爲主；且使國家收入與地方收入劃分清楚。如是，則地方財政固可寬然有餘，即國家常賦亦能按期內解；即額外之需，亦不患無以應付。其言曰：

「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于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于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亭林文集卷一郡縣論七）

第七　賦稅論

一、田賦

（1）田賦之改革　中國田賦，自唐以來，此輕彼重，各地不同，積弊相沿，至明代而益甚。其改革之道，則亦惟有州縣賦稅必則土田以起徵科而已。其言曰：

「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艱，而廢萬年之利者矣。」（日知錄卷八州縣賦稅）

至于田賦之豫借，即未到期而將來應納之田賦，豫徵之，以支國用者；此乃爲一種病民肥私之政，實不應行；故亭林攻擊之曰：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今之爲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日知錄卷十豫借）

（2）賦出之物　田賦徵錢，則釀錢荒；徵銀，則釀銀荒——

其弊既如上述矣。抑徵銀之弊不獨此也，尚有火耗之生焉。蓋銀當鎔時，經火而有損耗，于是田賦之納折色者，于正欵之外，帶交小數，備補鎔鑄時之損失。其性質本與近世之『鑄幣稅』(Sinenrage)相似。惟催科索賦者往往因緣爲奸，其所附徵火耗之數，往往有出于正欵之數之上者。其名雖爲正賦十而餘賦三，實則其取乃薄于兩而厚于銖，薄于正賦而厚于雜賦。故病民尤甚，所應廢除者也。亭林並揭其弊曰：

『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猾吏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啓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亭林文集卷一錢糧論下)

然則救時之弊奈何？則亦惟有物賦所出而已。其法奈何？曰。

『愚以爲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糴銀解京，以資國用。一年計之不足，十年計之有餘。小民免稱貸之苦，官吏省敲扑之煩，郡國有凶荒之備，一舉而三善隨之矣。』(日知錄卷十一以錢爲賦)

且爲上者即欲金貨，苟徵本色，則亦于在上者所欲得之金貨無妨；而于民，則省苛征之虐　兩益之道也。其言曰：

『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于秦中，繼可推之天下。』(亭林文集卷三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斯一說也。又有一變通之道，即山僻之區，徵賦以本色爲主；不得已，則酌徵以錢，但不可徵銀；至通都大邑商賈薈萃之所，則可徵銀。蓋通都大邑與山僻之區異，前者銀多，故徵銀而不病；後者銀少，故雖什三亦不可得。其言曰：

『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爲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亭林文集卷一錢糧論上)

(3)田賦之轉嫁　田賦之轉嫁，在明代，往往于生員與農民間見之。即生員之賦嘗詭寄于農民，而由農民負担，以重累之——此稅法之弊也。欲免此弊，則須廢天下之生員。其言曰：

『天下之病民者……曰生員。……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故生員于其邑之人，無絲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亭林文集卷一生員論中)

二、鹽稅

明代鹽法之弊有二：曰分地界，曰鹽官冗雜。至其改良之

法，則一曰不分界而就場徵稅，二曰減汰鹽官。前者即一稅之後，不問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此從歷史上可得一種實例之証明，如唐劉晏之榷鹽法，但于出產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由是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後者即鹽官減，則州縣不擾，而支用縮；于是鹽利可與。又彼于中鹽法並不反對；且以宋仁宗時更榷茶法可以通之于鹽課。然按近代財政學說，鹽稅號稱血稅，而亭林所言，則祗以與利除弊以裕國課爲主，惜未見及此耳。（參閱日知錄卷十行鹽）

第八　其他

此可分四項述之：曰唯物史觀，曰社會政策，曰個人主義，曰道德觀念與功利觀念。至重農主義之思想，則已散見上文，不贅述；而經濟政策之已散見上文者，此亦從略。

一、唯物史觀

亭林于『利』之一字，不獨不諱言，抑且重利。即觀其處自身，隨所遇輒饒足，可以知之。而其于治民，亦以民生爲先事之要。斯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是也。蓋民有恒心，則敎化行，而天下治；否則，必亂。故曰：

『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敎化可行，風俗可善乎！』（日知錄卷十二人聚）

『故欲使民興孝，與弟，莫急于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日知錄卷六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然則……斲雕爲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爲本。』（日知錄卷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至于百官，欲養其廉恥以禁貪黷之風，則以祿厚爲主。祿厚，則仕足以贍家，而無患不足，于是人人有祇行立名之機會。然則爲官者，又何樂而不爲廉吏哉？至上文『民之質矣』之民，蓋兼百官與庶人而言之者。故曰：

『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于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此今日所必不行，留以俟之可耳。』（亭林文集卷三與公肅甥書）——其餘原文已引見上文財政論歲出者，此不復錄，閱者可自行參閱。

後世之言服官者，輒以『枵腹從公』爲美談。然廉吏豈可無祿養哉？是殆不知唯物史觀之精義，且失古意矣。故亭林曰：

『故先王……至于當官之訓，則曰，「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必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日知錄卷三言私其豵）

二、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者，所以補現行經濟制度之缺點也。亭林蓋于備荒尤三致意，讀其書可知也。觀其與公肅甥書，則主防荒于未見。其言曰：

『此中自京兆抵二崤，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為大同之續。與其賑恤于已傷，孰若蠲除于未病？』（亭林文集卷三）

而于田賦之徵本色也，則實寓備荒之意。其說散見上文，不贅述。

三、個人主義

英儒斯密亞丹，個人主義經濟學之始祖也。其始倡個人主義，嘗曰，『禮樂之所以興，生養之所以遂，始于耕鑿，終于懋遷，出于為人者寡，出于自為者多。積私以為公，世之所以盛也』（嚴復譯原富譯事例言。）亭林亦主個人主義，其言與斯密氏相較，若合符節；實則西洋個人主義之精髓已蘊于此數言已。其言曰

『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日知錄卷三言私其豵）

四、道德觀念與功利觀念

儒家治國，不諱言利。然使利與德遇，而不能並存之時，則寧舍利而言德。自來計學家在計學而言計學，惟眞理之是採，不暇旁鶩，斯固計學家之本務也。亭林為中國大儒，經濟思想不過為其哲學思想全體的一部分，且未嘗出于儒家思想之範圍；故雖言利，而不忘德，更未嘗先利而後德。其說經也，于詩『承筐是將，』則發揮其義曰：『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廉恥也』（日知錄卷三○）于『去兵去食，』則以為不可棄信以求食；苟在上者以信結民之心，則糠覈草根可為民食，雖死而無貳志。而於『士何事，』則以為四民之分，始于管子。三代以前，民各有業；其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夫士為有業之人，則游士不興，而先王之法未壞；則天下亦不必以逐利而召禍亂矣。凡此皆足資証明亭林思想于義利之辨為何如也。



「維他命」發現之歷史及其功用（下）

Hugo Glaser 原著
郭秉寬自維也納譯寄

三、增進兒童生長的A種「維他命」

已往之特別從事研究A種維他命者為瑞士教授卡萊亞（Karrer)及曾得榮譽獎品的瑞典教授阿拉(Euler)二氏。氏等將A種維他命，用化學方法純粹提出。青樹葉，黃蘿菖，白菜，黃芽菜，菠菜，番茄（Tomaten）以及牛油（假如母牛食過上述的食料）都含有充分的A種；此外如漿果，木莓，橘類，覆盆子，及深色桃李諸果類所含更多。上述二氏特選黃蘿菖為實驗資料；在二氏發明A種維他命前，人類習慣，早有以黃蘿菖及菠菜為嬰孩之初次蔬食品者，一若出自先天之本能然，蓋根據祖傳之經驗，而習知此種植物，於嬰兒最有裨益也。A種維他命之主要原素，許是卡蘿丁（Carotin），一種從黃蘿菖取出之顏料質。阿卡二氏所備之卡蘿丁標品，化學上雖然十分純潔，但A種維他命與卡蘿丁之同為一物，要尚無由證實；倘此證實而成功，則關於維他命之研究，行將更進一步，因為卡蘿丁之分子構造，已屬完全明瞭。

關於A種維他命之動物實驗，其施行如下：取經過烘烤或浸過酒精，而被取去A種維他命之食物，以飼小鼠。嗣後於此食物中，加以帶有其他各種（A種除外）維他命之養料。最遲十四天後，小鼠便停止生長；倘以A種維他命飼之，生長又立見恢復。停止生長的是缺乏A種維他命之主要病象（厄維他命那生Avitaminosen)。故兒童在生長時期，必需帶有A種維他命之食料。此外缺乏A種維他命之病象，厥為眼疾。所謂乾燥性目炎者，其病徵為角膜乾燥，常至潰瘍消蝕；結締纖膜亦隨呈枯乾，眼淚全無，終成廢目。此項病症之帶嚴重性者，往時恆可於兒童見之；在發見維他命之前十年，已有視此為滋養失調之病徵者。尚有夜盲疾亦與A種維他命有關，至少懷孕婦女所患的夜盲症，是由胎兒分取維他命所致。各地學者所試之動物實驗，先後皆證實此點。其實際意義在乎證明A種維他命之存在，於懷孕或產後母親及嬰孩的食料，是絕對的必需。在平常時候，對此可無特殊籌劃的必要；但當戰時及戰後期間，竟有因此而致命者，要皆因維他命學說，猶未到處引起世人之深切注意焉。

四、B種「維他命」及脚氣病

前述之脚氣病，即為B種維他命之虧乏現象。倘由動物之食

料中取去此項維他命，則被試動物（充此項實驗者，家鴿最宜，）立得神經發炎及半癱不遂之症　以至斃命。此種病象，與人類所患之脚氣病，大致相同。B種維他命既不見於動物脂肪，亦不藏於植物油質，但其存在，此外却非常普遍。內部器官，如肝，心，腦，神經，此外如五穀的外屑，特別是米糠，均富有B種維他命。春收小麥所含B種，較冬收的爲多。B種維他命頗具充分抵抗力，故烘烤麵包，絕少損其效用。但麵包所含之B種維他命，來自酵素者實多。作動物試驗時，酵素常爲供給B種維他命之主物。在以米爲大宗食料之國家，脚氣病之發生，勢屬必然，蓋磨舂技能之進步，於無意中，引起對於食料養分之損害，直至久後，始知脚氣病之來源，即基於此。脚氣之病象，與神經發炎症（Polyneuritis）相似；始則四肢麻木，終則心臟虛弱。此種在亞洲各國常見之病象，其含有之社會意義，在於引起世人對於此項病象之研究，積先後相沿成習之觀察，而維他命學說之基礎以成。歐洲無食米之國，故絕無此病。至於戰時所發現之「肌腫」，或亦由於缺乏B種維他命所致，而同屬於脚氣病之一類然。歐人所食之黑麵包，不若白麵包之純淨，故所含B種維他命，爲量較多。但在平時，此區區的分別，於實際絕無影響；在混合的食物中，儘有充分的B種維他命；即使偶然因一種食料的「偏食」，而遭B種維他命之缺乏，不難另食酵素或葱以彌補之。

五、治療枯血病之C種「維他命」

缺乏C種維他命時所常見之病徵，即爲枯血症。其特殊病象厥爲出血，首限於齒齦，繼及於皮膚，肌肉，骨節，以至於內部器官。與此病相類者，尚有嬰兒常患之「巴羅疾」（Barlowsche Krankheit），小兒之專食人工養料者，恒多患之。世人對於枯血病之認識，已百年於茲。往時航海家，對枯血特抱畏心，而深知此病與「偏食」有直接關係。彼等所用食料，只限於醃肉，及年久貯藏之乾麵包；生水及鮮菜之斷絕，恆至累月。目下之航海者，當已不知枯血病爲何物矣。然當戰時俘虜及兵士之罹斯疾者，爲數極遍。新鮮蔬菜，黃芽菜，菠菜，蘿蔔，橘子，檸檬，楊梅，覆盆子及番柿，都含有充分之C種維他命。爲簡便計，普通之作動物實驗者（此種實驗動物，多屬海豚），常用檸檬汁爲供給此種維他命之主物焉。

C種維他命，極富於感覺性，一經烘熱，立即失其效用，故在罐頭食品中，無其蹤跡。酸質液體却頗適於C種維他命之存在；當戰時枯血病盛行的時候，根據俘虜病區醫生之觀察，謂如缺乏新鮮蔬菜，或菓類以療此疾時，亦可以醋代之。即普通酸菜亦似含有充分的C種；俄國，波蘭的居民天性，喜食多量的酸菜，雖所得滋養，幾等於零，然當鮮菜絕跡的冬日，居民之賴以不罹枯血病者，則皆酸菜之賜也。吾人對於此種養分缺乏之病症（枯血病），應與若何處置，在過去戰時之醫生，已與我們以充分的指示。醋，酸菜，葱頭，以及一切可能的東西，都經俄羅斯難民區的醫生試過，以期制勝枯血。當戰期飢饉時，維也納小兒醫院，曾用松針葉以治枯血，亦奏奇效。此等研究之結果，其影響於吾人之日常家庭烹飪者實多。目下之普通民衆，皆知烹煮蔬菜之不宜過久，對於C種維他命，已加以相當之注意，而生食蔬菜，特

此等注意之更明顯者耳。

六、佝僂病與D種「維他命」

在各種維他命中，D種維他命具有特殊之意義，因為牠的缺乏，可直接引起佝僂病之產生。關於佝僂病與不適宜之食料，以及普通不衛生情況之關係，醫學教科書之加以證明者，已數十年於茲，而以肝油為治療佝僂之藥物、由來更久。惟直待維他命學說成立之後，世人始有下列的見解：食物如無D種維他命，則佝僂病立現。含有多量之D種維他命者，為鱸，鯨，鰻之各種魚肝油；其他各種動物，顯然亦具有此質。北地寒帶之天然民族，視生肝為美味食物，因以免除佝僂病之侵患，要皆出自天性之指使也。缺乏D種維他命所必有的病象，除佝僂病以外，尚有軟骨病(Osteomalacie)；破傷風(牙關緊閉症——Tetanic)等。關于動物實驗之施行，其法極簡：取食料之取去D種維他命者，以飼動物(鼠，或猪，)則動物立得佝僂症。D種維他命之存在於魚肝油，已如上述，此外一切經過天然日光照射之植物食品，亦含有之。最有趣者，即D種維他命可由人工製成之，其法用紫外光線照射於食料之上。近代醫學平素所採用之人工陽光，既與天然日光有同等之功用，則當人工紫外光線照射於食料時，關於食料中應起何種變化之研究，當可立致；而由此所得之驚人結果，即D種維他命竟可沿此法以人工製造之。此種人工D種維他命之製成，自非無中生有，在植物原料中，必含有所謂D種維他命之「原素」者，此「原素」經陽光之照射作用，因而組成D種維他命之本身焉。此種因日光作用而起變化之植物成分，可於名為 Sterinuen 者之中求得之、特別是經過照射後的 Ergosterin，具高度之反佝僂病作用。多量的 Ergosterin，可由適當之新鮮植物原料中取出，經過上述之人工照射後，便可製成富於D種維他命之藥物。天然產料之含有D種維他命者，如魚肝油，常帶有難堪氣味，極不適口，而人工藥物，則決無此缺憾。至於此外人工藥物能否與天然產料相頡抗，要視其可靠程度及其價格之貴賤而定。此項人工藥物之產生，亦已有日，照最初關於醫院實習之報告，則其所具之反佝僂病之功效，全屬勝利，經過照射之牛乳亦然。惟據各種動物實驗之結果，此種人工藥物至少於最初期內難免有相當之不利處，因其所生的影響，時有超過所定目標範圍之外的可能；蓋太少維他命，固必致病，而少多維他命，顯亦不能無害；在人造藥物，關於生物所能容受之分量支配，較之於天然產物，其較欠準確，原是意中之事。然凡此一切，僅屬起端，此後之進步，誰又知其底止？總之此種藥物具有相當之醫學價值，固毫無容疑義也。

所足奇者，A與D兩種維他命之間，竟有相互之關係，而亟待吾人陳述者。此兩種維他命皆能溶解於脂肪質內，但絕不相混合。牛油具有充分反乾目炎(A種)之性質，而於反佝僂之能力（D種）則絕對缺乏。同時肝油關於兩者之功用，則兼而有之，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倘導氣通肝油以過之，則後者立失其反乾眼炎之能力，而只存反佝僂病之主要性質焉。

七、最近發明之E種「維他命」

最後尚有所謂E種維他命者，牠的缺之，引起不妊病象；牠

的存在，便增進生產及傳種的可能性。生菜和物及小麥等食料，多含此質。E種維他命即最新之維他命；其在五種神秘物質的順序中，漸時居於末列，同時且爲達到另又一種同具神秘性的物質之導線，即以「何孟」(Hormon)見稱者是。所謂「何孟」，即無管腺——列如甲狀腺，副腎及其他——之分泌物。「維他命」與「何孟」，爲新陳代謝作用之兩大秘密。人之所以成人，獸之所以成獸，此等秘密使之；生物之形成機械，亦此等秘密致之。關於組織此項機械之小輪，最近科學界，正出全力以搜尋之，所得結果，已較百年前爲可觀。然決無盡數被發現之一日，循此以進，生命之留爲啞謎，將復如故。但吾人對此，又何事懸懸過慮耶

(續本報第二十五期完)

＊　＊　＊　＊　＊

簾語

雙園

莊子云。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此卽蘆簾之濫觴。史記謂周勃以織薄曲爲生。亦蘆簾也。故方言所載。江淮之間曰曲。自關而西曰箔。南楚曰蓬箔。昔於故鄉見養蠶家。藉以覆葉。取其透風。後見園丁護花。有支竹架蔽日光者。人家夏間多用蘆簾。大家則垂於曲闌。小家則布於空庭。朝紓暮捲。取其輕便。余家亦斜遮一桁。小障驕陽。然誦樂天紙閣蘆簾對孟光之句。不禁憮然。古時自珠簾晶簾外。大率多尚竹簾。或裁湘竹。或編文竹。微波如水。容易招涼。田錫賦中有云疏密增華。斕斑若畫。可謂善於寫生矣。而元稹詩云。明月滿庭池水綠。桐花垂在繡簾前。是何等旖旎。李商隱詩云。閒倚繡簾吹柳絮。日高深院斷無人。是何等恬靜。至於凝烟小坐。篆裊金爐。看奕同來。紋含清簟。雅人深致。令我情移。蘆簾烏足語此。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十九年八月廿一日止

國內

晉軍退出濟南

上週以來。津浦隴海兩線在已入於決戰狀態。晉軍突於十五日退出濟南。據聞係有計劃的退却。故無重大損失。且據李生達之電告。放棄濟南。係爲擴大隴海戰果云云。茲誌有關之公電如次。

▲李生達刪電　特急天津袁口密。寒中參電奉悉。我軍爲擴大隴海戰果。奉總座命刪（十五日）起掩護退却。另移陣地。一切安全。俟佈置定妥後詳告。勿念。生達刪（十五日午印）。

▲二路總部電　限即刻到。天津袁。密。周總參議。來傳達總座新命。元（十三日）寒（十四日）兩日辜參長及張傳諸公商妥計畫。刪（十五日）早我軍在界首肥城各線以一部陽作猛攻。掩護全軍安全退却。迄傍晚均撤至長清平陰及大河南北兩岸新陣地。就預構之工事。待敵轟擊。恐後方傳聞失實。奉諭特達。職孟文仲叩刪亥印。

▲津浦路局長劉恩承電　天津警備司令部袁司令勛鑒。前因周總參議有重要使命。帶赴前方。承于寒（十四日）隨同南來。傳張兩總指揮。已將二四兩路軍隊。于刪（十五日）悉撤至黃河南北新陣地。承雖不諳軍事。但看其情形。便屬預定計畫。現軍運將畢。秩序甚好。津德間客運照常。德州以南即組織交通列車。以利運輸。特電奉聞。劉恩承叩銑（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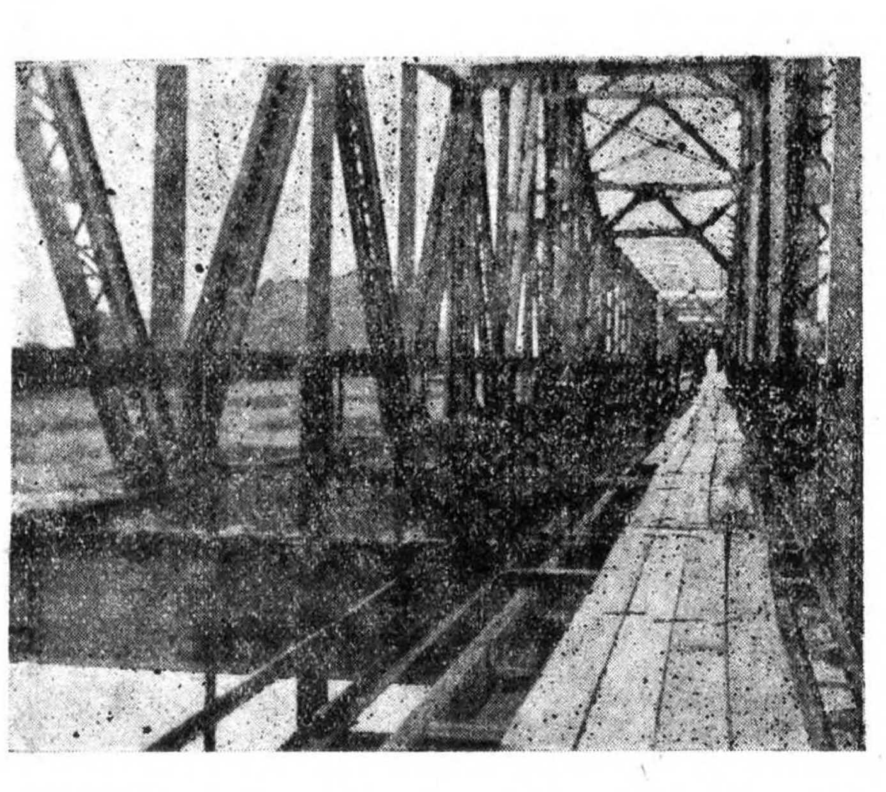
▲李生達篠電　天津袁口密。刪午電計達。我軍新陣地業已佈置就緒。士氣旺盛。彈械無缺。弟亦頑健。勝常。勿念。惟因雨水連綿。路線兩旁均成澤國。柴炭無法採購。給養稍感困難。弟軍部刻在桑梓店。四路總部設平原。宜公時來往河南北岸視防。一切安善。據平陰段師轉來探報。敵大部有準備退却模樣。德州桑梓店間今日起開交通車。上下行各二次。所辦給養速交妥運前方。爲盼。弟生達篠（十七日）辰叅印。

▲閻錫山兩電　（一）致擴大會議電云。擴大會議鈞鑒。隴海線我軍進攻甚利。敵人遂以大部兵力專攻津浦。我軍爲實行整個戰略起見。暫將津浦線大部軍隊撤回黃河北岸。俟隴海達到相當地點。即猛烈攻擊。以收夾攻之效。閻錫山銑（十六日）印。（二）復外交處電。特急。朱外交處長鑒。密。銑（十六日）電悉。此次撤退。係因戰略關係。並非潰退。除保

安隊略有損失外。餘均安全撤回。希轉知各使館。山篠（十七日）印。

晉軍退却之經過談

津浦戰事。以晉軍之退却。暫時告一段落。據十五日午前最後離濟南昨午到津者談。濟南於十二三日屢來飛機。初尚以偵察爲止。十三日有八架戰鬪機來濟。在車站低空放機關槍。旋往城內在省政府附近擲放炸彈。死傷數十人。一時中外居民甚爲恐慌。十四日除商埠外。全城商店不敢開市。爲避免市街戰禍及不惹外交糾紛之計。濟南已無守的價值。各項軍用列車及省政府專車於十四日遂陸續離濟。秩序甚整。砲兵車數列最先開出。十五日午前十時最後一列車由濟啓行。總部行營要人大抵乘該車出發矣。至前線軍事。聞此番惟保安隊之新師戰績較遜。而形成此次退却之遠因者。則惟大汶口一役。而亦非實戰之結果。蓋月初岱南大雨如注。數日不息。空際陰黑。幾乎咫尺不能見人。而各河俱大漲水。所有鄉間橋梁。俱爲水所漫。汶河水勢尤盛。雙方軍隊皆無法作戰。加以紅槍會等頗爲滋擾。故軍隊退往泰安之途中。頗受困難。然對方軍隊亦以豪雨之故。并不能跟追。此後由泰安至崮山之各道正面防線。俱未經激烈戰事。兩翼較烈。張會詔師十四日尚激戰奪回中陰城。則已在濟南方面開始總退却之時矣。膠濟方面因援應津浦之故。先後抽調軍隊甚多。故不能不縮短防線。最後止於濰河之岸。負責者爲王靖國軍。濰河水亦大漲。鐵橋早斷。故韓部於晉軍奉令退却之後。而迄今不能渡濰河而西。至王靖國軍取何道北歸。及刻下到達何地點。當局秘不發表。但聞確已有安全辦法云。另聞黃河橋於軍隊渡河以後。原有之臨時工程已拆卸。車輛俱已帶歸。惟有一列遺在南岸。寧軍飛機日來徘徊橋上擲彈。洛口一帶水災亦極重。大居民房屋幾全在水中。現在二四路主力部隊之大部分俱已到達新陣地。張蔭梧駐紮禹城。傅作義尚在前方。李服膺李生緇俱在新陣地。各將領渡河後已開會議。決定各路之新配備。軍隊給養則連日由後方專車輸運。周玳之赴濟。本負有傳達某項重要軍令之任務。在濟南附近傳達後。同道折回。昨由前方到津。即於午後六時三十分仍乘專車離津。昨夜過豐台。轉入平漢路回晉覆命。此方之省政府已移於德州。而陳調元主席之魯省府則又宣告回濟。如此出進。魯人乃不堪矣。



復被拆毀之黃河鐵橋

隴海路上軍訊沈寂

晉軍既退。寧方此後之戰略。據前方探報及外人消息。係一方面收拾濟南附近。辦理防務。一面則轉兵魯西。謀攻隴海聯軍之左翼。簡言之欲乘津浦路暫告一段落之時。更在隴海決戰。聯軍方面對此。頗已另有新的整個計畫。惟籌劃俱未成熟。故軍訊甚爲沈寂。據十九日開封官電。(一)豫東大雨十餘日。平地水深四尺。戰地盡成澤國。蔣軍因雨阻礙。討蔣軍之攻擊。得以稍稍維持頹勢。(十六日)夜。孫良誠自率五千奮勇隊。不用步槍。每兵携手槍手提機關槍大刀各一。以茅草木板塡平蔣軍外壕。將寧陵東北觀音堂寨內朱紹良之總指揮部猛力突破。擊斃蔣軍二千餘人。遂進佔小壩車站。截斷柳河朱集間之鐵道交通。時蔣本人尚在柳河。柳河以東。雙方軍隊錯綜。已陷入大混戰狀態中。(二)孫殿英篠(十七日)電馮。奉命進襲馬牧集。刪。銑。篠等日與敵譚道源師及徐源泉一部。遇戰於永城附近。卒將譚部完全擊潰。斃敵一百四十九旅參謀長一員。師長一員。敵尸浮棄水面者六百餘具。又第六師亦在歸德東南之毛凅堆將敵之援軍一旅擊潰。我軍正在指揮命令向馬牧集碭山挺進等語。(三)鄭州電話。蔣軍飛機四架。巧(十八日)晨。在鄭州市內擲彈二十餘枚。商民死傷數十人。在受彈地點五十碼以內之行人。均感覺眼鼻酸辣。呼吸窒息。經軍械師考察。蔣軍此次所擲炸彈。確係毒瓦斯炸彈云云。此後則毫無戰訊矣。

北戴河休憩中之張學良



上圖中立者爲張學良立階石上者爲胡若愚下圖爲張在北戴河寓所(章家大樓)

海濱之一幕奇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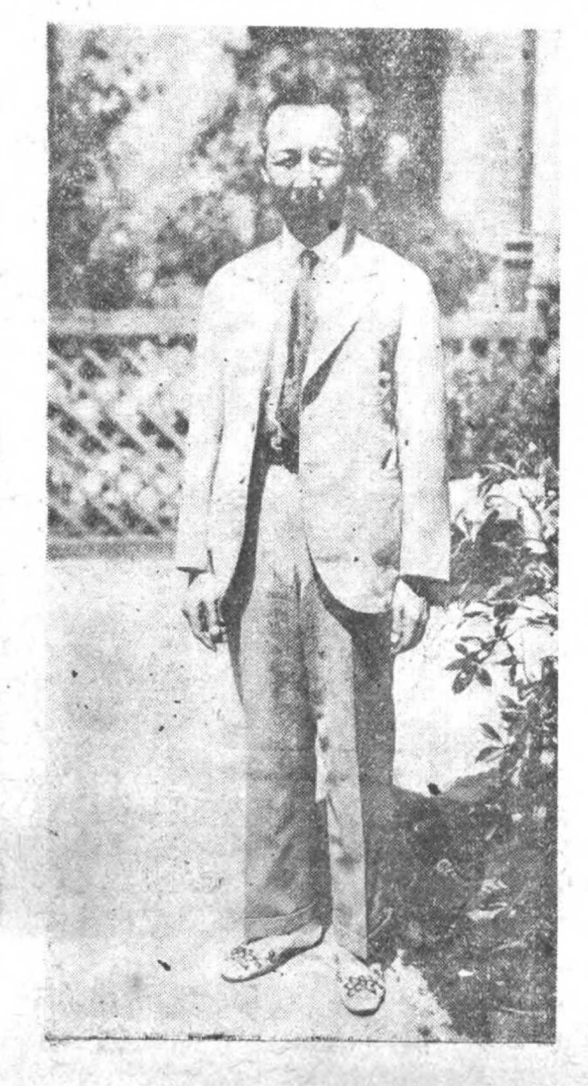
正當晉軍退却之際。外報忽傳十五日張學良在海濱遇不測。於是遐邇震動。莫明究竟。旋証明其完全不確。蓋張因在海濱甚適。惟因駐榆關之馬廷福旅受人運動。欲圖有所動作。被張扣留。此外別無事故。惟謠言百出。各方多莫明眞相。關謠之電。乃若雪花紛飛。顧維鈞電羅文幹云。電敬

悉漢卿在此甚適榆關駐軍馬旅長因餉項軍紀事撤差看管係孝侯（于學忠字）呈請辦理與軍隊無涉頃與漢卿晤談渠對津埠訛傳擬請兄代爲解釋云云。又王樹翰電危道豐云北平機織衛危處長芑濱兄鑒。密。銑電奉悉。長官現在海濱。身體精神。均甚康健。日前于孝侯（學忠）部旅長馬廷福及安孟兩團長因餉項事撤差。遺缺已派員接替。處理妥善。毫無變故。謠傳不足置信。特覆。弟王樹翰銑（十六日）印。

其時大公報記者適赴關外視察北寧路水災。在車中傳聞山海關有事。乃在關下車。一覘究竟。則市面仍照常熱鬧。惟每城門加武裝衛兵七八名三四名不等。詢之當地居民。則云因于軍長新自灤州來此。加崗所以警衛耳。直不知有何謠言之發生。更據同車某君云。于氏於處置馬廷福之事甚機敏。故馬雖已被押於北戴河。而其部下一無感動。外訊所謂兵變。絕對係謠傳。惟于氏當時曾將往來客車扣留數小時。乘客不明眞象。或因此誤傳耳。記者在關勾留一日。夜游覽天下第一關及角山等名勝。十七日晨往綏中視察災況。歸途並繞至北戴河海濱。晤高紀毅胡若愚諸氏。均以外間謠言見詢。謂君此來甚好。可請代司令長官攝一影。刋之報端。以杜造謠者之口。十八日下午記者正與胡若愚氏立談於路側。擬即往訪張。適遇張氏偕其夫人于鳳至女士乘人力車赴霞飛館。胡乃請張下車。爲記者介紹。謂大公報記者因外間謠言。擬代總司令攝一影以反證謠言之不確。張氏首肯。即下車與記者握手。略道寒暄。攝影時張作諧語曰「這是死人在這兒照像啦」。相顧一笑。攝畢。張復告記者以關於山海關之事。立談數語。據談前日撤辦一旅長三團長。係因尅扣軍餉。至外電傳稱有兵士逃亡之說。本人負責聲明絕對無根云。語畢遂登車去。因時間匆促。末暇談及他事。張之精神氣色。均較月前在葫蘆島時爲佳。舉止談笑。現活潑愉快之色。張在海濱。生活頗瀟落。一切警衛均已免去。出入祗衛士一人相隨。且着便裝。海浴擊球散步。均與一般人共處。外傳海濱戒嚴及檢查行旅。實無其事也。

關於處置馬廷福之經過。張學良曾有銑（十六日）電報告。誌之如下。

急。吉林張主席。卜奎萬主席。承德湯主席。瀋陽東北政務委員會臧代主席。長官公署榮廳長。省政府臧主席勛鑒。口密。前充三四方面軍團部顧問陶敦禮。彼時陶任寇英傑之參謀長。以寬大待人並無歧視。詎近日行動詭密。往來於榆關北戴河之間。煽惑軍隊。意有所圖。駐臨榆旅長馬廷福。團長孟白孚。安福魁。昧於大義。被其迷惑。現經于孝侯（學忠）發覺。來轅密報。當於寒日（十四日）會同于司令。分途在榆關及北戴河兩處。將陶敦禮。及馬廷福。孟百孚



往來頻繁之孫傳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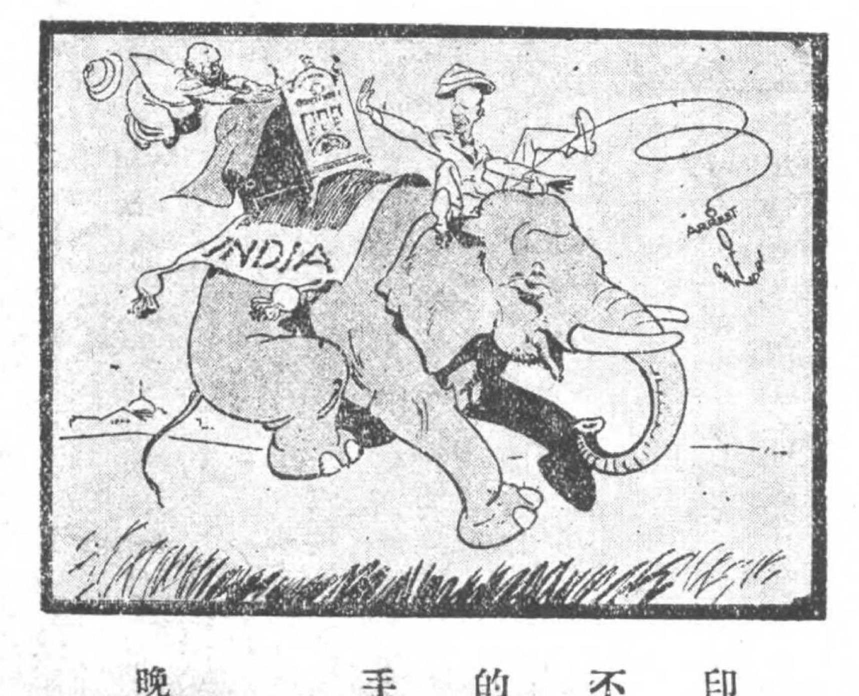
經濟不振對策

特別議會以來。沈默之民政黨因對抗野黨之活動。決定實行全國大游說。二十日在日比谷公會堂舉行大演說會。藏相・中野・水井諸氏登壇演說。聽衆約三千人。藏相演說概要如左。今日欲實行不振之對策。非行生產調節及生產統制不可。今日雖有唱變更政策之說者。然吾人以為無此必要。深信現在政策為唯一正路。主張變更政策者。謂此時政府應增發公債。振興事業。此種姑息政策。必致捲入世界經濟不振之潮流。公債市價下落。通貨膨脹。日本財界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境地。好況時代政府停止事業。不況時代興起事業。實為無稽之談。從來日本於財界盛時已發展民間及政府之事業。今於不振時代。又為振興事業之舉。徒攪亂財界耳。今日最有害於財界者。為與不當之不安。於國民而得不當利益之人。故須先除去國民不當之恐怖心理云云。

與極度預算編成困難相關聯之最近貴族院一部進步的份子。及無產政黨方面所倡道之社會政策。即資本課稅之必要論。與一般的減稅問題。已漸惹起注目。此項主張。即金融資本家因金解禁之結果。不僅其資產之對外價值提高。且同時因物價之低落。其對內之價值亦高漲。此實為於一般國民犧牲下不勞而獲之利益。例如相續稅。其稅率當然可以提高。又值此不振時期。對於十萬元以上所有者。儘可提高其所得稅之累進率。然此稅並非有永久繼續之必要。猶如戰時之利得稅等。僅課以臨時之附加率而已。對於此項希望。大藏事務當局將懇摯的研究。視為財政整理之一問題。似有使其具體化之可能性云。

印邊戰事仍嚴重

印度西北邊亞夫立底斯部戰事。仍甚嚴重。八月十四日壁沙瓦及其四郊均宣布戒嚴。以防附近各村農民與亞夫立底斯部落表示同情。十六日下獄之國民會議領袖。已會晤完畢。自由黨調人雅亞克與薩普魯爵士已將會晤結果報告印督。並附有長篇條陳云。



印督歐文講：不妨事，印度的情勢全在我手裏。
——格拉斯哥晚報——

據印政府報告截至八月十六日止印局一週情勢云。本週中。邊境部落情勢之焦點。在壁沙瓦及其他邊境之亞夫里底部活動。上週入壁沙瓦之亞部游擊隊。仍未退去。其人數多寡不等。有大隊藏匿壁沙瓦南境及東南密林中。更東山谷中亦有亞部軍隊。當局對此感覺憂慮。彼等曾迭次乘黑夜襲城與駐軍所在地。惟未得手。彼等藉田中糧禾長高。可以藏

●安福魁等分別逮捕。一併看押。現正組織軍法會審。嚴行審訊。以明陶某之背景。及其金錢之來源。查東北軍隊。向稱團結。此次事變。如果實現。不惟破壞軍紀。且足貽笑外人。幸賴孝侯顧慮周詳。處置敏捷。爲東北消無形之隱患。軍人增莫大之光榮。是日也。天心厭亂。大雨淅瀝。不損一兵。不折一矢。而渠魁就擒。邪氣頓消。尤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也。遠道傳聞。深恐失實。特電奉聞。張學良銑（十六日）印。

張謠既証明其不確。多數要人復集於海濱。北戴河遂成時局之注意重心。奔走頻繁之孫傳芳氏。於二十日由津抵北戴河。翌日見張。郭泰祺亦代表汪精衛於二十日謁張。據謂談話甚好。負有重大使命之張羣氏。亦尚在海濱。前傳其南返不確。據張談。彼暫不南返。擬俟鐵路通後偕張學良同赴瀋陽。至關於時局辦法。張之左右均不肯言。惟云責任重大。須取慎重云。

國外

日海約案審查中

日海約案按照預定日期於十八日開審查委員會。列席者僅有樞府人員。首由委員長伊東氏說明因鑑於條約案之重要性。應先請樞府方面參集之事。而倉富議長關於奉答文提示問題。三上翰長則關於預備審查會之經過。各有報告。其次由委員長提議第二回委員會之質問範圍。以及其他審查方針之決定。然後即入於審議。結果決定下屆委員會於二十三日午後一時開會。政府方面僅邀首相•外相•海相三大臣出席。政府對樞府之議決頗爲不滿。樞府方面則認爲政府之誤解。關於奉答文問題。審查委員會以爲奉答文在條約案審議上。乃最主要之參考材料。假使於委員會席上要求提示。政府將仍舊與以拒絕。則祇能於委員會席上除聽取奉答文之內容說明外。別無他法。此項意見業漸一致。今後於審查會担任質問者。已決定如下。一•憲法之質疑。伊東•金子。財政上之質問。荒井•水町。二•國防上之質問。河合。三•其他一般之質問。久保田•山川•田•黑田•二山。

二十日濱口首相召集各關係長官次官等商量海相之條約內容說明書。以及軍事•法制•外交•財政各方面等之答辯關係。前後經三小時重要協議。對於一切之事務的答辯對策。業見最後的決定。首相於二十二日之閣議席上。關於對樞府之態度方針。將正式徵得全閣員之諒解。井上藏相爲準備對樞府答辯。會命主計局調查。根據倫敦條約之艦艇建造費。航空國防補充費。減稅等與主力艦保留財源。以及一般財政上之關係。最後案大體已成立。內容如左。(一)依據條約之艦艇建造費定最高爲三五〇〇〇萬元。最低爲一五〇〇〇萬元。而大藏省能容認之限度爲二一〇〇〇萬元。由七年度起至十一年度止。(二)擴張空軍以及其他國防充實費。因性質上不同。故與倫敦條約分離。此項財源大體由軍縮剩餘金支出。由六年度至十一年度預定爲七一〇〇萬元。(三)減稅則由昭和六年度起。對於砂糖•織物兩消費稅減少一五〇〇萬元。而七年度以降則減少三〇〇〇萬元。

避。因此在現時下手攻擊甚難。且彼等得有壁沙瓦附近村民供給食宿。某次曾將壁沙瓦交通截斷，又有一隊侵入輜重營、在其被驅出前。輜重曾受有損失。

阿萊克柴部情勢仍在不定中。該部有若干人加入亞部主力。並有若干在壁沙瓦活動。柯蘭邊境有阿部與鄰近之韋廿尼部軍隊。與印政府軍明白開戰。並在柯蘭流域攻擊民團與各村、民團等迎戰甚力。政府軍以迅速手段。用空軍作戰。極有成效。在著名反抗各村。被炸死傷人數。相信甚多。損失亦大。此種迅速嚴重之懲罰。相信對各村能收猛省結果。本週末亞部在壁沙瓦者。人數已經大減、又在加渠瑞平原之亞部軍隊亦然。惟情勢仍甚嚴重。未脫危險時期。辛德之印回紛擾事件。蔓延印度斯河兩岸。區域甚廣。發生嚴重情勢。各村人口。幾完全屬於回族。祇有小部分印人在彼經營商業並放債。回人欠債者甚多。種族感情因經濟原因。更見惡劣。現時糾紛延及各村。故少數印人多遭强暴手段。家室均被刦。生命與財產損失。恐甚重大。除西北邊省及辛德外。其他各地。一週中可稱比較無事云。

土波糾紛可轉圜

土耳其與波斯因柯德部亂事。發生爭端後。一時空氣頗呈緊張之象。八月十三日土耳其軍隊由撒利白帕夏領導。進駐阿臘拉特區域。確定在亞德里加地方。築堅固壕塹。偵察該地形勢。十四日土耳其政府再照會波斯。建議兩國合作。肅清柯德部落。土京各報並指陳土耳其願以其他領土交換現時土軍占領城市。土軍繼續用三角形勢在伊里凡•祝爾法鐵道線外之烏魯馬雅西北作戰。並據波京德黑蘭十四日訊。傳駐波斯之土耳其大使曼多察夫克忒氏。已應土政府召回國。一時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惟土政府雖野心勃勃。鑒於國際情勢。亦不能無所顧忌。經土波雙方在波京談判。並有駐土蘇俄大使居間調停。至十六日形勢大見緩和。土政府乃自行轉圜、宣布召回土耳其駐波大使事。並非外交關係破裂。只爲尋常外交官員之遷調。並謂繼任外交官員早已指定。並將於下星期內前赴波京德黑蘭。同時新任官員。進行交涉事件、更因得悉波斯邊防軍亦追剿柯德部落。該軍與柯兵一百名作戰。死二十二人。傷十一人。柯酋二人被斬。土京接此訊後。以爲足證波斯抱有善意。此一場風波或可藉此收束也。

關於土政府兜剿叛部之第二次照會。十九日駐土波斯公使向土政府呈遞牒文答覆。波政府拒絕此項建議。稱不論任何情形下。不能同意在波境內作共同軍事行動云。

柯德部亂事前。傳有向在阿拉伯著名之英國陰謀家勞侖斯團長在柯



土總統基瑪爾

德斯坦煽動。英官方已於十四日否認。指陳勞侖斯現仍在英國軍用飛機場充飛機師之職。云云。按近東事件。向受英俄暗鬬之影響。空穴來風。所傳或不爲無根也。

英野黨抨擊政府

英國會閉幕後。政府現正籌備帝國會議。南非總理侯獨將軍已偕財長海文加於十八日行抵倫敦。保守黨對現政府方針。處於政敵地位。頗擬乘暇蹈隙。八月二十日素以不負責任著名之保守黨員邱吉爾氏在干特州明斯透地方演說。對工黨政府作第一聲之抨擊。尤以對於印度方針爲甚。邱氏宣稱以爲印度圓桌會議結果。一定將紛擾不堪。邱氏談及印度邊疆問題。稱亞夫里底部侵略印度。英國在印權威降至最低程度璧沙瓦軍事入於僵境。邱氏又謂不令西門爵士加入圓桌會議。以期見好於「惡意的狂徒」之甘地。實屬可羞與不智。邱氏結束時稱。允印度取得自由領地位之建議。即在現時之下院中。亦不能通過。邱氏對海約亦加攻擊。謂此約在歐亞二洲。可成嚴重威脅。他國增加海軍。英國將不能保其商業之利益。在遠東有一强敵。而法國之艦隊與潛艇。將令英人不能在地中海與英倫海峽自由運送食品。邱氏談及埃及問題時。稱外部繼續干涉埃及事件。似欲造成一種矛盾情勢。令人聯想彼等不曾試在埃及養成內戰。與在動物園中養蟒蛇無異。云云。觀邱氏論調之咄咄逼人。亦可爲工黨政府前途困難之反映也。



英保守黨黨員邱吉爾氏

德方拒波蘭抗議

上週德國舉行東普魯士人民投票十年紀念時。前佔領地部長武里維蘭勒斯演講。引起波蘭外交部長柴勒斯其十五日之抗議。德波關係。呈露裂痕。德國駐波公使。拒絕接收柴氏抗議。其所根據之點。以其所處地位。不便討論武氏演講。即武氏演講中。亦無超過德波關係原理之處。與條約亦毫無衝突。德使並稱不明何以謂武氏演講爲德人欲以武力改變現在情勢之明証。柏林政界人物及報紙。均注意德使此舉。並指陳德國每屆政府。對東方邊境。均取同一態度。無須隱諱。云。德人態度之堅强。當不免激起反響也。

普選籌備

德國普選籌備。近週益見劇烈。全境均有法西斯黨與共產黨衝突。有時竟至發生巷戰。八月十七日。德國工業聯合會發表宣言。建議各工業聯合團體及會員。只對於承認民主憲法。並繼續維持私人物權之政黨。加以扶助。最近與登堡總統

亦發表宣言。謂決不干涉各種運動。此外復有一驚人之政治事件。即前陸軍總司令西克特氏將為人民黨候選人。西氏加入政黨。已引起國內外之批評。或以為西氏有取得該黨領袖地位之想。西氏對此加以否認。並宣布彼年已六十有四。絕無政治野心。然西氏謂於此國會混亂中能供獻解決策略。誠為最大責任。但西氏極力反對激烈解決方法。蓋激烈政府結果前途將不能確定。西氏鼓吹與社會黨携手。以該黨數百萬工人之要求。不得忽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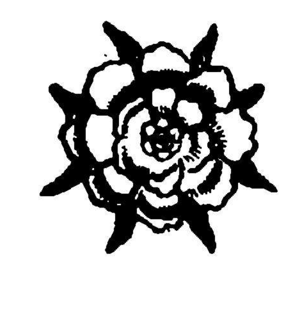
十九日閣議通過修正選舉法。不久即將發表。作為政府在今屆普選中奮鬭政綱之一。據某下議員談稱。該修正案內容包括重大修正。惟二十歲以上男女有選舉權之規定。以及現時之比例代表制無變動。(按以上規定須經三分之二大多數通過。方能取消。)其中若干繁複條文。因於民主政府頗有窒碍。均經刪除。並聞新案中已將現時之三十五選區制廢除。仍用一百六十二選區制。以便令選舉人與被選舉人能以接觸。於必要時。並可向其質問。又有另一新規定。將令多黨制不能成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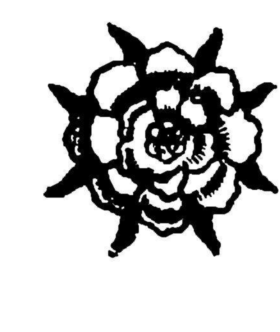
國聯理事之逐鹿

國聯大會將於下月中旬開會。據日內瓦八月十八日電訊。今年國聯理事席有三席滿期。一般觀察將發生熱烈競爭。滿期三席屬古巴。芬蘭及坎拿大。古巴一席因拉丁美洲要求。大概將歸瓜地馬拉(中美小國)挪威頗屬意芬蘭遺缺。其要求理由以為該席係為斯干狄乃維亞保留。另一席要求者有南非聯邦。中國與比利時。九日聞南非總理候鄒將軍將親赴日內瓦充首席代表。據一般以為此為南非要求理事席之表示。英國對此要求將強烈贊助。比利時之要求。則有法國為後盾。反顧我國。去年理事之選。既敗於波蘭。今年當選。又漫無把握。對此雖肋頗不勝惘然也。

八月十五日國聯秘書處發表。去年六月十三日至今年五月三十一日國聯秘書處收到弱小國家之公訴不平等待遇案件計五十七件。觀此歐洲各弱小民族之地位。亦頗有趣。按此五十七案件中。以措詞不當未予審理者二十六起。其他各件則交特別委員會審理之。此項委員會共十四起會議十九次。三十一案件中。二十九件未得解決。現均擱置云。







國內一週大事日記

自十九年八月十五日起
至十九年八月廿一日止

（記者）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晉軍退出濟南、膠濟路籌備全路通車、

△擴大會議開第二次臨時會、推定五部秘書、

△上海戒備共黨、惟無故發生、天津捕共黨四十餘名、

△南京國務會議議決撥十萬元撫郵長沙、

八月十六日 星期六

△南京又發行公債、公布關稅短期庫券五千萬元條例、

△外報謠傳張學良在北戴河遇不測、證明不確、

△石友三主席之魯府移德洲、

△并總部公布收回軍用流通券、改發賦稅通用券、

八月十七日 星期日

△津浦寧軍傳調動一部轉戰隴海、

△張羣尚在海濱、前傳其南歸、不確、

△長沙仍不穩、何鍵槍決因懼共黨而遷徙之人民、

八月十八日 星期一

△寧軍未北進、隴海戰訊甚沈寂、

△擴大會議開第三次會、委任宣傳民訓兩部人員、

△陳調元主席之魯省府人員、由青返濟、

八月十九日 星期二

△各路軍事均沈寂、兩方似在準備新戰略、

△郭泰琪到北戴河代表汪精衛謁張學良、

△蔣電漢口、可增派三師兵力赴上游剿共、

八月二十日 星期三

△閩共黨郭剛毅陷平和城、

△晉軍組織有變更、閻令將二四五六各路軍合編為第三方面軍左翼、自兼總司令、著張蔭梧代行職權、

△傳作義自津浦前方抵津、

△孫傳芳到北戴河謁張學良、

△日使提出長沙日僑損失交涉、

△廖仲愷五週忌日、各地均有紀念儀式、何香凝自柏林發表感想文、對南北均不滿、

△南昌社會局長熊國華因共黨嫌疑被槍決、

八月廿一日 星期四

△張羣尚在海濱、俟車通後偕張學良同赴瀋陽、

△政府組織無積極準備、東北方面仍持慎重態度、

△南京令各地方官吏不得擅自棄城、

刊誤

第三十期今傳是樓詩話第二頁第三行第八字首誤音

第三十一期宋風錄第一頁第十六行第五字下葱蘢誤鬱葱



斯坦因燉煌盜經事略

吳金鼎

奧人斯坦因第四次赴我國西北探險，已於本年六月三十日自印度加爾各答出發，(見七月十七日大公報第四版)據云欲覓取紀元前中國羅馬交通之故道，斯氏此次行踪，極堪注意，按斯氏一九零六至一九零八年曾將甘肅燉煌石室藏經纂取而去，爲我國學術界一大損失，滋堪痛心，吳金鼎君近著有斯氏燉煌盜經事略一篇，轉錄於次，以誌憤惋，並希國人對舊時文物，自知保存應用，勿再蹈清當局憒憒之覆轍也，編者誌。

奧勒，斯坦因 (Aurel Stein)至少已經有三次到我國西北部。第一次是 1900-1 年，著了往古之和闐(Ancient Khotan) 一書。第二次爲 1906-8 年，著近印度 (Serindia) 及迦泰之荒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二書。第三次爲 1913-16 年著亞洲之極中部 (Innermost Asia) 一書。我們現在所要敍述的是他的第二次來華，而尤其是當中之一小段。(這三次來華，是業已公布過的。至於斯氏曾否秘密來過幾次，則屬另一問題)。

斯氏奉着印度政府的命令於 1906-8 年之間，漫遊我國新甘兩省。其目的，據自己宣稱是考古的。和地理的。至於此次遊行之結果，我們只把那三十四公厘長，二十七公厘寬，四十七公厘厚的四本大報告。(Serindia) 和外加的九十四張大地圖稍微涉獵一下，便可知其大概。就他自己說，他那考古的目的就是要發現印度，中國，和近東這三種文化之相互影響。他那地理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從前未有人測量過的地域，再盡量的測量一下。

他這次，共須時間，二年半有餘。所經路程，約及一萬英里。按他的地圖看，他所經過的這段地域，雖是十之九九在中國領域之內，他却名此區爲『近印度』(Serindia)。據他說，原是採用了法國學者的名詞。不過他自己也嫌這名詞有些生硬。所以就在他那大著近印度的標題之下，加了註解說，『中國西部及亞洲中部調查詳細報告』。當他採用『近印度』一名詞之時，或許是想

印刷時少排幾個字母。但是又要加上十幾個字做註脚。此之謂希圖省事而反費事。照我們看，應改為「中國西部及其附近」(Western China and Its Vicinity) 更為簡捷，而合乎事實。

斯氏再度來華之計劃，於 1904 已胸有成竹。是年秋，上計劃書於印度政府。當時總督極力贊助。英國不列顛博物院，也願帮忙。並允担任旅費五分之二，而以將來分得掘獲品五分之二為條件。至於研究地理一方面之工作，無論人材和經費，都由印度政府之測量局担任。這都是斯氏在他的大箸中，所極表感謝的。他又謝謝涉車英領事，因他除在小事體上帮忙之外，更感激他，替斯氏請了一位中國書記，叫做蔣師爺（蔣孝琬）者。以後結識官塲，勾結土人，全都靠他。斯氏也謝謝幾位帮過忙的中國官長，而尤其感謝的是和闐的「案板」(意即官長)潘大人，所可怪者他却沒有提到他是如何感謝中國政府。這不能不算是斯氏之疎忽。我們猜想，也許是他看那大清國政府，不值得一謝。也許他那感激之忱，是深蘊於心的。他心裏也許這樣謝，「多謝那昏庸無知的滿洲政府，你讓我有這樣的好機會，可以在中國境內，隨便發掘，任意搶掠」。

斯氏自已宣稱，此次來華之目的，是地理和考古兩種研究。我們先略看他那地理研究的結果罷。他那大箸『近印度』第五部，就是他的結果。這第五部除了九十四張地圖之外，關於地理的文章、連一句話，一個字，都沒有。噫，吾知之矣！斯氏所謂地理研究者，即指繪畫地圖而言也！地理研究四字，在英國治下的印度，也許有特殊的意義，我們也不必多怪。我們且看他那九十四張地圖罷。到底名不虛傳，那圖又清楚，又詳明，每張畫一段區域。其中注重的事項有，緯度，高度，河流，運河，濕地，井泉，山口，渡口，橋梁，通行大道，駱駝道，騾馬道，步行道，電線，礮台，廟宇，古墳，礦區，邊牆，瞭望台，古城，廢墟等等。我們從這些事項看來，這完全是些便於軍用或行旅的地圖，於考古學是不相干的。

我們再論他那考古工作之結果，這實在是一個一言難盡的題目。不得已，我們單挑出一段來略述一下。藉以表明斯氏考古之方法，及其所以能有如此成績之緣由。我們揀定的一段，就是斯氏生平最得意的「燉煌取經」斯氏既自比玄奘，他這種行徑，姑名之曰『取經』。以下的話，都是從斯氏大著近印度卷二，第二十一二兩章裏抄譯出來的。節譯之處，不加『援引號』，而逐句翻譯之處，則加『援引號』以保其真。

※　※　※　※

於 1902 年斯氏聞匈牙利某學者言，甘肅燉煌城東南十二英里之處，有千佛洞。到 1907 年三月斯氏遊行到了千佛洞。他深覺得諸多佛像及雕刻，實為研究佛教藝術之絕好資料。更使他注意的，即聞土耳其商人言，數年前於千佛洞一某石室，曾發現多種方言之經典。後因地方長官下令封鎖，故無再問津者。他那蔣師爺更為之四處探聽，漸證此說之非誣。從此就下了决心，必要取得此項寶藏。可惜此來不巧，適王道士化緣他往。蔣師爺乃自一和尚口中，探得發現之經過。據云，藏書之處乃一大石室。中藏書籍文字分多種，其量可以載滿數車。當發現之時，蘭州長官聞之。

索去樣本數件。最後即由巡撫下令，把諸書送回原處，着王道士封閉洞門。從此不得再開。當時蔣師爺，又從另一小和尚手中，索得一樣本。斯氏看了，已認明此室有絕大之價值。那時已曾到石室所在之處，查看重砌之情形，及入口之所在。



甘肅燉煌石像

這一次來，斯氏未敢即行下手。一則怕道士不許，再則此時香火尚盛，來往人多，因此如斯氏自云，不免『使我的考古工作受了限制。』且蔣師爺深悉僧人性情，亦勸斯暫勿着急。但是他豈能死心。五月間他又來了，他自己說得好，『那充滿了古代經典，以待我去採查的千佛洞；用它那隱而不顯的磁力，把我吸回來了。』

斯氏抱着『預定的計劃』於五月二十一日又來到千佛洞。這事百般輳巧。此時洞中並無外人，僅有王道士及二弟子，還有一位不懂華語的西藏和尚，看他那氣貌不揚的樣子。諒來也是不能『為害的。』斯氏剛到，那王道士便出來相迎。據斯氏的視察。王之像貌奇怪，極懦怯而神經過敏。雖是帶着一副狡猾的面孔，但是顯出無精打采的樣子。令人一望而知其為『難以駕馭之人，』斯氏故意的不肯同他多有來往，次日早起就往佛洞去照像。斯氏自己說，這算是他那『表面上的目的之所在。』到了那些洞的極北端，就留心看那道士所砌合的大石洞。即所謂藏書石室者。看來那洞口是用磚砌好的。洞門離地面還有五英尺多高。顯見是有意妨人窺探的。

斯氏派遣他那蔣師爺往王道士之私室。表示要為這廟捐助鉅欵的盛意；話歸正傳，自然講到那書庫之事。經蔣幾番好言勸說。道士只允以手頭現存之數本見示。蔣只得把這實情回報斯氏。斯氏聽了，自念這道士性情古怪。恐非單以金銀的勢力所能誘惑。於是決意親身見他。又想這道士既不學無術，又不知考古之學為何物。所以也不能拿學術之研究，而引起他的同情。因此必要另想個萬全之法，以勸誘之。斯氏自到中國地界以來，常以玄奘之故事，博得一班人，無論有知者無知者，之同情。自忖這道士既篤信佛教，而又蠢愚無知，何妨再拿這唐僧取經故事，打動他的心懷，用斯氏自己的話說，『於是在那殘香剩火的佛龕環繞之

中，我就開始宣講，我講的是：我如何崇拜玄奘，我如何追隨了他的足跡，自印度而來，經歷多少險惡高山，和不毛大陸；我如何尋求他所拜謁過而又記述過的聖地；如此這般亂來一套。我的華語雖不好。但因這個故事被我講說慣了，更兼蔣師爺從旁邊帮襯上三言兩語，終不難把我所知道關於玄奘的事跡。都完全演義出來。我不時偷看那道士的眼睛，漸漸有些活動的意味。到頭來，竟是很有意思了。」這位道士確實是一位玄奘的崇拜者，不難找出證據。他在那廟外的畫廊之中，叫畫匠繪了唐僧取經的幾幅故事。當時他便引着斯氏到此來看。這時節，總算這兩位玄奘崇拜者，有了心心相印的機會了。不過據斯氏自己說，那道士之崇拜唐僧『有其自己之意味』(in his own way)『而我之崇拜唐僧別有一種意味罷了。』

在這裏，我們用斯氏的話，「諸幅圖畫之中，有一幅特別有意思，不過直等到後來，我才援而引之，指出其中的道理。說也奇怪，這幅畫所表顯的適巧與我那時所處的情形相同。唐僧立在那水流湍急的河岸上，旁邊立着那匹忠實的馬，載了大捲子的書。對面有一隻大烏龜泅着水向唐僧而來。它要帮着把這大宗寶物渡過河來。這畫所表明，那足够二十匹馬載的佛經，如何由這位法師，經過千險萬阻，從印度運到中國。而現在我的問題，乃是這位道士能否領會這畫中教訓，也願意積些陰功，讓我把這些個實落到他手中的古經，帶一部分回到印度去。」

夜間，賴蔣師爺勸誘之力，自道士處借一樣本。其式如三月間自小和尚手中索閱者略同。蔣夜讀之。次早告斯，謂此係中文佛經，按其跋語確係自印度取來，且為玄奘所譯。今揀此第一本即得玄奘所譯者。蔣以為奇遇。接用斯氏的話，『而我也受了這個祥瑞的預兆之觸動，尤其是當我尋悟到，可拿蔣師爺之妙論，來折服那怯懦的道士的時候。蔣師爺，失其常態帶着充分的迷信意味說，這一宗是唐僧親自暗把這書庫顯示給這個無知的道士，那麼我(指斯)這遠自印度而來的唐僧信徒又兼崇拜者，可以在中國的西疆，尋得這批預備好的古物，作為獎品。」

蔣深知道士愚昧可欺。現在既揀得玄奘譯本，更是振振有辭了。「他便急忙去把這消息告訴道士，搬出唐僧來作個帮佐，執意的要求看那書庫。這種好結果我們可預期的。不一回子，蔣來告我，這種預兆必會生出好結果來。又過了幾點鐘，他到廟裏去看，見那砌封穴道的磚塊，都拆去了。洞門也開了。閃眼間，瞧見那屋子裏，裝得滿而又滿的書捲子。」

從早上起來，斯氏故意離那廟遠遠的，裝做沒有那回事的樣子。用他的話說，「但當這個消息傳到我的耳朶裏，我却禁不住我的耐性去看那距大的寶藏庫了，」乃急與蔣前往一觀。「我看那王道士狐疑而神經過敏的情態，尚未完全消失。不過因為受了似是而非的神力暗示，(指託言玄奘之靈，)所以就有了膽子，把這石室窄道的破門開了。那裏面的景物真是餓得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在那道士手中的閃閃燈光之下，我看那雜亂無章層層疊疊的書堆大概有十來英尺高。以後量過那書堆佔積約五百方英尺。那石室約九英尺見方。書外餘地，僅能站得開兩個人。」

「在這個漆黑洞裏，想仔細看書，顯然不能。若要把這整批

東西搬了出來，亦需費許多之時間和人力。且若明說把書搬出洞外，亦恐時機未熟。因爲那王道士很顧惜他那幾年的慘淡經營。倘爾風聲傳出，怕會打掉他的飯碗。此時雖在所謂「冷落時季」之內。但不時也許有燒香人來，所以道士總要隄防，把龕子老是關閉着。因此我們此時僅能作的，就是讓他不時的拿出一兩捲子，而我們好在廟中稍空閒，稍透光的一角上，略看其大概能了，所幸那廟的前堂兩旁，都有一小屋。有門，有紙糊的窗子。這便宜的閱覽室，靠近書庫，眞是天造地設。蔣與我藏身其中，並不會被人看見。雖則有時拜佛人來了。他自叩其頭，敲其磬，燒其香，在那笨大而愚憨的佛像之前」。此之謂各行其道兩不相干也。

斯氏先把洞中的情形略觀大概。以後就把書本及圖畫逐一揀閱。因爲東西太多。逐件詳看，勢有不能，於是就把那價值較大的圖畫或書籍揀了出來，放在一邊，對道士說，『留待詳閱』。好在道士看那些物件，並不算什麼。此時這座寶藏庫雖被斯氏打開了。但是假若那道士忽然變卦，也就休了。所以他說，『總要保持住王道士那種馴良的態度，更要使他免掉懼怕施主們批評的那種膽怯。蔣師爺那和藹的勸說，和我那宗奉佛敎及崇拜玄奘的不時表顯，都足以完成這種目的。那道士的懷疑態度常被變爲溫和的態度。甚至因我們高看他所厭棄的那堆東西，而表現出興高采烈的樣子。雖則忍受着那爬書堆，抖重卷的苦楚，他也不推辭。我也從老早就告訴他，我必因他道次的勞苦和担險，爲他的廟，重重捐助』。

『到晚上，我們那閱覽室之一邊，已經堆滿了揀出來的稿本和圖畫，單等我們搬出，以便於我們外交上所說的「詳閱」了。但是那道士肯不肯讓我們搬出，却是一大問題。假若他肯，自然就不難走進我們的圈套。（指運書往外國）。若是提到拿錢買的話，倒顯得怪寒磣。若要簡直拿走，除非方法極端秘密，亦恐有失敗之虞。當我忙完這一天，要離洞之時，我又同那道士作長篇的談話。所論的無非是，我們倆所共同崇拜的那位聖人。我便一口咬定，這書庫雖是另一位唐僧信徒所保守的，（指王）但那位聖人却指引我，恩待我，使我有此特權可以瞻仰那滿裝聖經聖物的寶藏庫。我們倆走到書廊之中，看唐僧取經圖。我便加勁的引他注意那唐僧與其馬携經自印度歸來之一幅。這個比喻眞有用處。它帮了我把王道士所發現而未曾見過陽光的經典，盡量的帶給西方的學者」。

「蔣師爺留在後頭，盡其勸說之力來折服那道士，對他說，把這批經典，積在這漆黑洞裏，殊非唐僧之意。他自己既不配讀，倒不如積些宗敎上的陰德；讓那印度的泰西的佛教學者享受這種利益」。他若肯把這些東西讓予，斯氏允以重重的金錢報酬。那道士終是猶疑不決。一方面怕風聲一出，身遭不測，一方面又捨不得人家所嗜許的銀子。

「到頭來，這件事還須蔣師爺專辦，好歹把那些書本和圖畫拿了出來。事實替他證明，他的熱心與外交手腕，委實是靠得住的。將及半夜，當我快要上牀的時分，他躡足悄悄而來，看我幕旁無人，轉身而去。少時回來了，帶來一大捲，所撰的「樣本」都在裏面。那時我之滿意，自不消說。看來那道士終久壯起膽子

，一切都從我所願。惟再三叮嚀，除我三人之外，切勿讓他人知曉。並且要求我，只要在中國的領土以內，莫把這批東西的來源告訴人。他自已雖於深夜亦不敢出廟，老是怕人看見。因此蔣師爺不能不作了唯一的搬運夫。像這樣接連着搬了七夜。每夜攜一大批到我幕內，且其重量，一夜加大似一夜。最後須經幾次倒手，才得搬來。看我那位體質柔弱的學究朋友，這實在是一種吃力不過的工作。直至於今，他那愉快而盡忠的態度，還是深深的銘印在我的記憶之中。』



甘肅燉煌石佛

像這樣在閱覽室中揀出樣本，夜間運出廟外的工作，才作到第五天，眼看那洞裏藏書，還是茫無邊際。那道士已經不勝其煩了。用斯氏自己的話說，『我們雖已用秘密的外交術，和甜蜜的銀質藥劑(指賄買)，把個王道士排布的顛倒迷離。但是要他把全庫的書籍，都倒了出來，勞苦的工作當前，意中的危險在後，他委實是不大高興了。』

他們只好再把甜話勸誘王道士，幸而他還聽說，仍舊向前工作。並且另添上一人幫助他。直到五月二十八日黃昏，全庫的書卷都倒出來了。就即廟內排爲行列。那時計數中文捲子共有一千零五十個。每捲中至少有十幾個不同的稿本，包在裏面。捲子的包皮都是用蓬布作的。王道士似乎較爲重視中文經典。到此時似乎看透斯氏之意，不高興的態度，更明白的表現出來。在這數日之間，斯氏屢與王道士交涉，王謂凡中文經不得拿走。意甚堅決。這時，用斯氏的話說，『那王道士雖抱如此之態度，幸喜照常工作，而我越作越覺得把這批寶貴的書卷，從這種收藏不穩的危險中救了出來，實在是我的職責。』此時斯氏尚未認清中文經之價值，且是他也怕，『若是輿車動輒，起運這許多書籍，自然就會把這種秘密付之公開。那麼一來，恐怕就會把我到別處工作的機會破壞了。』而且更可怕的，就是引起當地宗教上的反感，這也是可能的。

但斯氏豈肯死心。還是謀劃着把全批書籍帶走。那姓蔣的自然肯替他百般勸誘。更兼，用斯氏的話說，「我叫蔣爲這些書，許他一大宗錢，(四十馬蹄銀，約五千盧比，他若不肯，還可加倍，)這實係很有實力的一個條件。這宗欵項，足够王道士歸回原籍，快活一生。這是假定燉煌不容他的話。或者他即在石洞附近，廣建新廟。也把那些重修的破廟，據爲己有。那麼一來，那內部的東西，無論人知者，人不知者(指書)，自然就算爲自己的。如此，則陰德積得更厚，榮譽也增添許多。」

天下事未必盡如人意。斯氏像蛇吞象一般的貪。老想把全

書籍帶走。豈不知又有阻碍發生了。用他自己的話說，「辯論勸說總是無用了。那道士從前是漫不在乎，隨我的便，要拿什麽就拿什麽。現在却害怕起來。他怕，他那大批中文經典，從此就失去了。當時他表示一種執拗而頑强的反抗。那時我們岌岌乎就要決裂，那道士老是情詞懇切的申說，萬一這經有些疏失，風聲就會傳到捐錢修廟的施主們的耳朵裏。那樣，他的飯碗就打了，他那八年汗血之勞，也就付之東流了。他那從前的疑懼，又在他心裏翻騰起來。他後悔把這些聖物，擅自取了出來。並且惡狠狠的表示，若要再想別的事體，必須要同施主們商量」。

這其間，屢次同道士交涉，並乘機整理那些新獲的亂捆，直到第二日晚，才得完工。又過了一夜用斯氏的話，「次日早，我想來揀閱那些中文捲子，找些關於中亞的稿本。到那裏一看，倒吃一驚，原來那道士在夜間發了一陣瘋，幾乎把全堆的書，都扳回那黑漆洞裏去了」。斯氏竭力的好好勸說，「最後才議定，除了已經在我手中的那些揀出來的樣本，（指七個夜間，所運出廟外者），之外，另給中文書五十捲子，藏文書五捲子。給價四馬蹄銀，約合五百盧比」。斯氏以此小費，而得此大宗寶貝，當時之愉快，自不消說。

最後這五十多大捲子，當然非蔣一人之力，所能搬運。只得另添兩個幫手。深夜前往，凡兩趟才得搬完。話到此處，他們這種秘密買賣才告一段落。那王道士，爲避嫌起見，起身往他處討飯去了。

斯氏爲要免掉人們的懷疑起見，就雇了一位匠人，在一個空開的龕子裏，造了一個玄奘塑像。過了一個星期，那道士回來了，他就指此塑像對人解釋，斯氏所以久留此地之原因。（蓋爲製塑像也）。他打聽他們那種秘密，並未洩漏，於是才安下了心。斯氏又拿出幾個錢，買去中文書二十捲子，並再揀了樣本若干捲子。這時，諒來是心滿意足了。乃開始包裝，用斯氏的話說，「當我包裝的時候，單以稿本裝了七箱，其餘圖畫，繡花織物，及他種美術品裝了五箱」。

行裝既備，起身首途。那時王道士高興極了。據斯氏揣想，他是因爲讓人把書拿去，積下了陰功，所以高興。因爲「本地人那樣無知，至好是不理會這批東西，或者終久就會失掉了，也未可知」斯氏臨行，看那哭喪着臉的道士，竟恢復了他那原來「怯懦而自得的狀態」。斯氏去後四月，又賴蔣師爺之力，自道士手中索得中文及藏文書二百三十個大捲子。此是後話此處不表。斯氏一走，那道士固然高興。但斯氏終是放不下心。用他自己的話，「但是，直等到把我那從道士手中救出來的二十四箱稿本，五箱藝術品，平平安安的存放在不列顛博物院裏的時候，那時我才眞正的放下心來」。

在這裏，我們多抄上一句話，作本文結束。斯氏這種報告，前封面後之「書名頁」上載有這樣的話說，「我這種行徑和記述，都是謊遊了印度政府的台命。」

苗民鬬法

持佛

新月初升。清風颯至。與隣友歸自黔省者。納涼中庭。閑談黔邊風土。友言該處接近峒苗。重巒疊嶂。面面皆山。林菁茂密。古木參天。外人誤入其中者。羊腸鳥道。歸路都迷。近邊之苗。略辨華語。遠處居人。非得譯者。莫能通也。女人多粗健。任耕種。而亦有妍好端秀者。男子性獷悍。事畋獵。往往蓄蠱毒。習邪術。能爲人害。友人曾偕譯者。遊行山麓間。見苗子有處峒穴者。有住茅屋者。屋形猶如鳥巢。僅蔽風日。時因口渴。適有苗女。佇立道左。向之乞茶。即往屋內携兩瓢至。狀頗慇懃。譯者云。莫有蠱否。苗女笑答「譬蠱」猶言無也。據謂凡放蠱者。喝穿法破。其術失效。苗女性殊坦率。若在華人。既乞其茶。復懷疑猜。而面詰之。勢必怒形於色矣。男子間習邪術。往往彼此作法。互相比賽。比時。禹步唸咒。狂風陡起。砂礫橫飛。其時兩人各取草履一隻。擲之空中。高出林表。須臾。兩履騰躍。自相撞擊。愈撞愈烈。有久至二三小時而始落者。以其履之先墜地者爲敗北。苗人每牽族類。自相殘害。恬不爲怪。生性愚悍。不可化也。



國風社選

北戴河海濱雜詩　梅生

雨來濤亂飛海聲無時平窗開見遠火有船方夜行漁人利橫流爾固有所營吾曹一枕夢肯聽春到明海聲爾勿驕天道時遷更汝有為田時何況鼉與鯨（海聲）

寄題逸公海濱園亭四首　昫谷

逸公治園礎石山編茅葺葦亭其間倚天照海花斑斑轉憶江干清且美眼中寥闊應無此

燕昭尊衍疑不倫秦皇更欲求羨門二俱荒誕何足論夢尋魏武看星月月星倘有古今別

漢陰抱甕久息機習勞可以存真倪今日徒作鴻荒思茲園枕海得三昧請公為說西來意

海浴歸來詩更豐得曹子牋（纕蘅居士）吾欲東夢痳嘗游嵐翠中惡公（午詒同年）亦有結夏約因循自愧禪力薄

昫谷別將廿年頃始屢晤於都下有詩見贈次和　弢庵

銷夏吟人接筍稠君詩偏得氣之秋臟神淨與伊蒲習舌本甘惟諫果留故壘郤來成客燕橫流何意聚沙鷗應求閟道年時盛亦有郵筒往復不（在堯生蜀）

海濱遺開三疊前韻　逸塘

但得哦詩便解顏壯懷無復虎頭班好携竹杖芒鞋伴且往廉泉讓水間鎮日移情誇海浴有人垂涕戚弓彎洗兵儻慰蒼生望郤勝奇勛捷玉關

纕蘅社兄自北戴河寄詩述海濱之勝依均奉和　書衡

魏叟孤舟入富春（同日得魏苕居士游嚴州七里瀧詩）君今鮮渚又連茵姑從滄海求安處能說山川是解人佛宿三宵難懺愛詩翻百態總生新閉關我已空聞見久與拈花寺結鄰

逸塘賜示近詩率步原韻乞政並簡纕蘅

翊雲

山林。荏苒。換朱顏。故侶。飄零。諷議。班。笑我頭。埋塵壒。底
羨公。身在。水雲。間。屠龍技。恐終難。用。射虎弓。知久未彎。
夢想。東濱。舊游。處。天光。海氣。接。榆關。

逸塘寫示海濱近作次均奉懷　衆異

海角。詩來。一破顏。樓居。疑與。列仙。班。午詒前溪纕蘅諸公咸在蓮峯逃暑
孤蹤。自寄。蓴鱸。外。微命。粗全。木雁。間。急扨。滿。枰。何待。算。
大弨。懸壁。不能。彎。商量。中歲。忘憂。法。除卻。山行。即掩。關。

次和纕蘅北戴河見寄兼呈逸塘前溪兩公　秋岳

漲海。猶餘。一角。春。青天。爲幕。浪爲茵。拍浮。劇羨。潛虛。丈。
莫逆。知多。洗耳。人。避世。君公。終契。闊。析津訪逸塘不遇　寄詩。淵
穎出。清新。前溪新寄和作　何時。得適。諄芒。壑。千萬。吾。甯客。買。鄰。

再疊前均酬逸塘纕蘅並眎任先　前溪

蓬萊。島上。四時。春。十里。長堤。軟。絲茵。輕燕。繞。梁飛。綺。語。
蹇驢。乘月。載詩。人。名山。一別。歸來。晚。舊地。重遊。感慨。新。
久矣。不聞。塵世。事。但尋。佳句。報東。鄰。

和逸公海濱坐月兼寄覺庵纕蘅　治薌

平生。刻意。善傷。春。看盡。飛花。判溷。茵。論事。尙餘。三寸。舌。
規時。差得。九分。人。秋回。關塞。炎威。減。月入。滄波。海色。新。
縹緲。游仙。工作。詠。堯賓。近喜。結。詩鄰。

海濱雜詩　纕蘅

畫棟。崢嶸。挂夕。暉。羽林。萬竈。自成。圍。游人。漫說。西峯。好。
祗有。沙鷗。欵欵。飛。
霞飛。館外。鈿車。多。六月。松風。漾。酒波。無限。呢呢。兒女。語。
相逢。休問。夜如何。
如此。秋光。合付。誰。壓裝。贏得。滿囊。詩。海天。一月。間滋。味。
多在。空廊。聽雨。時。

北海泛舟　伯鷹

惜少。吳孃。發櫂。歌。臨流。誰與。託微。波。漫天。烽火。黃河。北。
又是。偸安。半日。過。

千秋歲引　大壯

遂裏。飛聲。樓中。送客。獨臥。清秋。袷衣。白。當時。放。嬌紫。鳳。
珮。經年。望斷。青驄。陌。水東流。斗西落。渺行跡。明鏡。淚。
痕。朝。共夕。無計。奈他。關山隔。只不。相思。有何。益。尊前。舊。
人。河滿子。歸來。漢。女。胡笳。拍。燕巢。空。彩雲。散。誰能。惜。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本增脩互註禮部韻略跋

增脩互註禮部韻略五卷、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大字三十二字、大字一、當小字四、白口、左右雙闌、開板宏朗、高九寸八分、寬六寸五分。板心上方陽面記大若干字、陰面記小若干字、上魚尾下題增韻上平聲、下方記刊工姓名、只一字、各字註下凡今圈·今正·增入·重增·諸字、咸以白文別之、其晁曰·晁謹案·居正曰· 居正謹案、亦用白文、卷首有進書表八葉、末題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日衢州免解進士臣毛晃上表、表文每行十六字、卷首次行題三衢免解進士毛晃增註一行、每卷總記右某聲若干韻共增入若干字、圈若干字、正若干字、重增若干字、收藏有鴻寶堂印少題定丞過眼彭瑞毓圖書記賜龍堂諸印、此帙舊藏徐梧生家、余從其聟史吉甫得之、

按此大字宋本、各家藏目罕見、惟四庫全書所據爲宋刊本。提要所舉釐定辨正各條及篇中卷尾各式、核之此本。一一皆合。第其書標題毛晃增註下有子居正校勘重增一行。此本無之。又卷末題太歲丙午仲夏秀巖山堂重刊。（提要謂理宗淳祐四年蜀中所刻、然考之
年表、丙午寔淳祐六年、疑涉筆偶誤耳、）此本卷末無題記。則別爲一宋本可知。皕宋樓志載有宋刊本。余昨歲入靜嘉文庫。手自檢視、半葉十一行、每行小字二十有八、每卷前亦有男居正校勘重增一行、然觀其刀法圓渾。

實爲元刋。余別見鐵琴銅劍樓所藏一部。故宮圖書館所藏三部。皆是本也。日本官庫亦藏元刋。攷爲至正乙未日新書堂刋。早於瞿氏本六年。而審其行格。固同出一源也。此外宋本見於記載者有二。一顧亭林言於六合湯盛弘護處得宋刻。其端云男進士居正校刋重增。光宗寧宗諱並回避。則寧宗以後刋本也。一瞿氏書目元本禮部韻略下記云。此元至正二十一年。翻刻寶祐四年蜀中刻本。第一卷末。嘗有至正辛丑妃僊興慶書屋新刋墨圖記。以鈔補缺葉遺之云云。今詳核之。則前者標題不同。後者行款有異。與此本固皆不合也。然則此本果何出乎。試以宋諱證之。寧宗諱擴。理宗諱昀。查茲本十八諄昀字下。固不言嫌名。而於十九鐸霩字下註云。又苦穫切。係御名同音。合當迴避。其忽郭切照式許用。則此本刻於寧宗時殆無疑矣。以余考之。不獨爲寧宗時所刋。且必在嘉定改元以後。而爲居正所自刻。嘗閱魏華父六經正誤序。謂誼父以先人嘗增註禮部韻略奏御於阜陵。遂又校讐增益以申明於甯考更化之日。嘉定十六年春。會朝廷命胄監刋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父云云。是居正增補成書。已在嘉定初元。蓋其時侂胄既誅。道學解禁之日也。此書既經傳播。以博攬精擇見稱於時。旋始拜校正經籍之命。是其刋行。必在壬午癸未以前矣。又考提要所引秀巖山堂本題曰重刋。則必有原刻可知。所謂原刻。即此本也。至謂爲居正所自刻者。則觀於原書標題而得之。凡宋元各本。毛晃增註後。咸標男居正校勘重增一行。此本獨無之者。蓋既爲居正自刋。則父可以統子也。且卷中已別出居正謹案諸條。則正不必列名卷首。以嫌於與父並尊。此居正自刻之意。宜然。至後人翻刻。則無所嫌避。故直將其父子之名聯行並舉。俾名實相符。庶流傳益廣耳。自此本既行。一傳爲淳祐四年秀巖山堂本。再傳爲寶祐四年蜀中本。三傳爲至元至正間日新書堂興慶書堂諸本。然其行款均改爲十一行。小字二十八。秀巖本行款無攷 非復居正初刻之舊矣。此以事理推之。而斷然可信者。倘能別獲妙證。或更以堅吾說乎。晃字居敬。江山人。紹興中免解進士。嘗著禹貢指南。學者稱鐵硯先生。子居正。字誼父。亦第進士。有名於時。別着有六經正誤。彭瑞毓字子嘉。湖北江夏人。咸豐壬子恩科二甲第一名進士。賜龍堂者。直南齋時紀恩所題也。

鴻寶堂二印無攷。庚午閏月初三日。藏園居士記。

屬稿甫竟。適見北平圖書館藏宋刊本。缺卷第一。半葉十行。每行大小字數。及篇中白文各式。咸與余本同。所異者。每行各字。蟬聯而下。不空格。不分排標題下。父子並列兩行。是其刊刻。仍在余本之後。余意顧亭林所見。或即此本也。四庫所據本卷末有秀巖山堂牌子此本無惜失去首卷。不得詳其時代。及何地所刻耳。藏園又記。

再跋禮部韻略

前跋既成。舉示知好。咸謂以本書款式及他書引證。斷爲慶元中居正自刊之本。其說至詳核。無以易也。惟刊於何年。及刊於何地。苦無確據。疑莫能明耳。頃偶檢魏鶴山集有毛氏增韻跋一篇。其言曰。衢毛氏增韻奏御之六十二年。其子居正義夫。應大司成校正經籍之聘。始克鋟梓於胄庠。然人情異嚮。趨簡厭煩。故校其始著。尙多刊削。世之不遇者。非特增韻也云云。考此書奏進。爲紹興三十二年壬午。越六十二年。爲嘉定十六年癸未。其時居正方拜校正經籍之命。必應大司成之求。故出其家藏原藁。就國子監刊之。是此本即嘉定癸未國子監所刊之本。實爲此書之第一刻。斷然無可疑矣。連日積疑。渙然氷釋。古人謂不讀盡天下書。勿妄下雌黃。爰喜而附記之。以誌余之疏陋。且傳示忠兒。俾知學然後知不足。而勤求者之必有獲也。閏月十八日記。

宋眉山本魏書跋

魏書一百十四卷。宋刊本。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間有元時補版。原版字仿歐陽體。嚴峻方整。補刻則漸趨疏俊。元刻益加圓活矣。桑皮堅韌。厚如梵夾。紙幅寬展。印工清朗。與余舊藏南齊書相同。每卷鈐禮部官書朱文大印。亦同。又有季振宜印、滄葦、少谿主人朱文諸印。少谿何人。不可考。此與南齊。必同爲內閣大庫藏本。惟此帙流出較早。已經季氏收藏。考延令書目。亦載此書。第未註明册數耳。全書六十四册。鈔配者九册。爲帝紀卷三至十二。列傳卷一至七。凡十七卷。鈔卷亦有季氏印。或明季國初人補寫耳。此書版入

南監後。印本多模餬不可辨。且斷爛。釘補。雜然。刺目。世謂之。邋遢本。涵芬樓發憤欲重印古本全史。遍徵海內外藏書家。魏書獨無宋刊全帙。張菊生前輩得密韻樓藏本。約得半數。京館舊藏大庫本。亦祇存七十四卷。然已有元代補脩之葉矣。尚缺三十許卷。窮搜遍訪。迄無可補。余告以徐氏藏此書。而未敢云必可致也。頃者司業後人。出藏書求沽。余指名索之。不日載全書至。詳檢一過。雖有鈔補之卷。然宋版所存。爲多元脩。祇十之一。蓋未入南監前。所模印。至可寶也。惟魏書自明以來。缺有二葉。一爲列傳卷四第十六葉。廣平王傳內文。一爲志卷十四第十二葉。樂志五。永平三年劉芳奏疏文。檢此本仍屬闕如。殊爲遺憾。意非得宋代初印。殆不可復覯。耳。菊生以假印。往商。既不可得。余乃以善價收之。庶涵芬缺卷。藉此補完。而余儲之雙鑑樓中。俾與南齊爲侶。蔚作爲眉山雙璧矣。入春以來。連獲異書。文苑英華。既與衢州本居士集。偕至。而慶元初版禮部韻略。亦日晚可。諧頻歲懿親凋喪。情懷殊惡。摩挲卷帙。聊以銷憂。不意瓌寶連翩。見投沈鬱爲之一舒。古緣清福。娛茲暮景。信天之佑我。爲獨厚矣。庚午六月二十五日、

藏園居士揮汗記、

校宋本揚子法言跋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十卷宋刊本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註雙行二十五字、黑口雙闌、首宋咸序、次宋咸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次司馬溫公註揚子序、次篇目、次五聲十二律圖一幅、宋咸序後有牌子六行、式如左、

本宅今將　監本□□四
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
意精加校正並無訛謬謄
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
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爲益

之大也建安○○○謹啟

首行題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卷第一、次行低二字、題晉李軌唐柳宗元註、三行低二格、題聖宋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註文・先李・次宗元・次秘・次光・其重意或互註、則於註後加白文二字以別之、卷中貞愼等字缺末筆、左闌外記篇名及卷數、間有元補之葉、則闌外不記、藏印如下、

鐵琴銅劍樓 白文 蔣揚孫讀書記 朱文 歸氏起寄 白文 居貞子 白文諸印

按法言通行者。爲明顧氏世德堂本。其源出於宋末建安四子。而去其互註與重言重意耳。然其中亦有未經去淨者。此宋末刊本各家多有之。恆不爲世重。余歷年所見凡三四帙。皆晚印糢餬者。且其中卷六第十一二兩葉。卷八第九葉。卷九第三四五六葉。卷十第七葉。行格既有改易。註文咸經刪落。闌外亦不記篇名。審爲元代補刊之葉。欲求一初印淸朗者。竟不可得。余此帙得之滬上。爲鐵琴銅劍樓舊藏。未經編入目者。其補版晚印。與所見各本同。初夏無事。偶取世德堂本對勘。一過則佳處正復不少。茲舉其註文言之。如卷一丘陵學山註。故曰學海下。脫丘陵亦山之類而小故曰學山十二字。卷二蒼蠅紅紫註下。脫咸曰言○○蒼蠅白黑與紫亂朱十五字。卷三擿提仁義註下。脫提徒計切亦擲也七字。卷六德隆則晷星註。有德無德下。脫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脩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規晷無不順軌星二十八字。卷七程嬰公孫杵臼註。趙括趙嬰下。脫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有遺腹子走公宮匿程嬰二十一字。皆賴此建本補完。其餘正文及小註改訂者。約得二百數十字。更不可殫述。夫世德堂本開板宏朗。精美悅目。號爲善本。非兼金不易致。豈意其奪訛盈目。轉不如此陋刊坊本之爲愈乎。以此知讀書貴得古本。要必悉心甄誦。乃知其勝。惜乎皮相者多。而眞賞者日少。爲足歎也。庚午五月既望、藏園居士附記、

宋書棚本四家宮詞跋

宣和御製宮詞三卷、張公庠宮詞一卷、王仲脩宮詞一卷、周彥質宮詞一卷、宋刊本、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

右雙闌、版心記宣和一二三、及張詞王詞周詞幾、宋諱愼敦字缺末筆、以版式行格字體審之。決爲書棚本。昔年曾見錢新甫前輩所藏棠湖宮詞。正是此式。惟卷末有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鋪印行小字二行。此本無之。或刊之他卷末。玆帙以殘缺。故不及見耳。

考十家宮詞。共十二卷。內王建花蕊夫人王珪各一卷。爲三家宮詞。和凝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脩各一卷。爲五家宮詞。益以宣和御製三卷胡偉集句一卷。合爲十家。朱竹垞曾據上元倪闇公所得宋時雕本。錄副而刊行之。後其版爲史開基得之。又補其殘缺以傳世。即今通行本是也。玆帙所存祇四家。其中張公庠詞題卷第二。周彥質詞題卷第三。王仲脩詞題卷第四。蓋卷第一爲和凝也。取朱刋本校之。標題銜名行款悉仍舊式。然誤字時復不免。如張公庠詞開卷第一句。學士經筵論古今。朱刋本誤作經綸矣。通勘各卷。凡宣和宮詞改正二十四字。張公庠宮詞改正五字。王仲脩宮詞改正十一字。周彥質宮詞改正十五字。通計改正得五十五字。此書各家書目不見著錄。倪氏藏本身後旋即散佚。當時竹垞求之已不可得。此本無收藏家印。或疑即闇公故物。然細檢朱刋本空缺之字。如宣和宮詞第六十一首嬌怯畫舡推俯口。俯下空缺一格。可知闇公本必此處斷爛故缺文。不敢臆補。此本字畫清朗。明明爲岸字。則非闇公所藏審矣。其餘別有空格數字。宋本乃以墨筆塡寫。於攷證無關。可不置論。此帙初見於廠市。蹤迹隱秘。不知出自誰家。一瞥遂不可再覩。其後展轉爲秋浦周君叔弢所獲。議值至千六百金。䞣以岳刻春秋名號歸一圖春秋年表二册。初印精善。紙色如玉。墨光如漆。蓋相臺左傳之首帙也。叔弢嗜書如命。頻年采獲。插架琳琅。今又收此秘笈。異時撰爲賦詠。殆可與華氏眞賞黃氏宋廛後先競美。爰舉校勘所得。詳誌顛末。俾後來者得以取資焉。庚午五月二十五日、藏園居士手記、距序珊夫人之歿。適歲星再周矣。

凌霄一士隨筆

清文職以科第出身者爲正途。武職則重行伍。初不以武科爲正途也。武科殿試授職侍衛者。俗稱武翰林。然身分固視翰林懸殊。明代武鼎甲可授錦衣衛所職。實爲美除。人多榮之。差足云武翰林耳。侍衛亦非其倫也。武科既不見重。故當火器既行之後。猶用馬、步、箭、刀、弓、石、各技、取士。光緒二十三年。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榮祿奏請設武備特科。分列格致諸學。槍砲諸科。以爲之目。舊制之武鄉會試。姑仍其舊。其應特科之人。由武童層遞作爲武舉武進士。每次限以三年。略取九年大成之意。不必與舊科同歲舉行。止須將原有中額之半。撥入特科。試之有效。再將舊制全停。謂可造就人材。下軍機大臣會同兵部核議。恭親王奕訢等覆奏。以爲時勢多艱。辦事務求核實。無取鋪張。亦不必有特科名目。請仍就經制武科。加以變通。改試槍砲。疏末則發揮武科本不足重之恉。謂「國朝軍政。自提鎮以下。一切武職。本以行伍爲正途。其武舉武進士。原不過聊備一格。道光以前。姑不具論。即如咸豐同治以來。蕩平粵捻。在事將帥。滿洲如多隆阿塔齊布。漢人如鮑超劉松山。皆係行伍出身。蔚爲名將。武科所得。率多偏裨奔走之材。斷不能與文場鄉會相提並論。即歐美各國。講求武備。如英國德國之水陸軍大書院。美國之委士盤大書院。（按時以外國之學校擬中國之書院。故有大書院之稱。）皆情願入伍之人。始准入堂學習。學成之後。即令分隸各營。充當士卒。並無所謂武科也。今欲建威銷萌。折衝尊俎。宜就各省勇營。認眞挑選。厚其贍資。嚴其功課。腹心干城之寄。在彼不在此。至於武科改制。臣等今日所議。已得其大概。宋臣蘇軾所謂取士之法。不過如此。不得謂區區一科。遂足盡天下之人材也。」對於武科、

之輕鄙。可謂暢所欲言。而「武職本以行伍為正途」一語。見之奏牘。武科之地位。尤為明顯。不獨視馬步箭刀弓石之武科為聊備一格。即改試槍砲。亦視為聊備一格。將才仍當舍是而求諸正途之行伍。故以腹心干城之寄。望之於各省勇營也。至謂歐美各國無所謂武科。其實外國不行科舉之制。文武科舉均無。惟文官尙有考試授職之例。不聞有武官考試。故奕訢等不妨為是言耳。（何紹基督川學時。試武童。以墨塗鏡加眼上。曰。此無益。吾何觀焉。見近代名人小傳。武試之見薄於文科人物如此。所謂斷不能與文場相提並論也。）武科之設。雖不過裝飾品之性質。非眞欲求將才於其中。然其本意亦未嘗不藉為一種無用之用。蓋於文科所牢籠者外。更為民間好勇有力之輩。設一利祿之途。使以此為靳嚮。而寄其勇力於馬步箭刀弓石。亦消弭亂源之一道。（以武舉武生之頭銜武斷鄉曲者。亦多有之。然其患較小。與揭竿斬木者不可同日語。）曾國藩道光二十七年為武會試總裁。其序進呈之試錄。文字殊勝。不同尋常官樣文章。可供論武科者之參究。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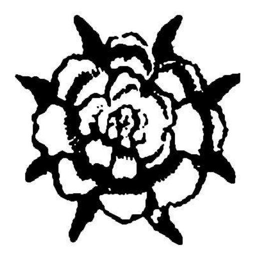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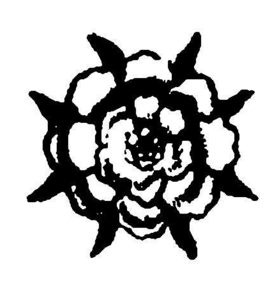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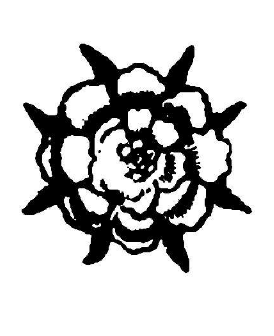
（上略）自唐宋以後。招致將才。不可必得。乃按圖而索驥。於是有武舉之科。有武學之額。有賜及第出身之目。宋慶皇間。定武舉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祿利之途一開。爪牙之士。稍稍驤首。元明以來。循是不廢。然上以名求。下之人因襲是名而巧弋之。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瑣瑣無用之學。故論者謂人才之興。不盡由於科目。理固然也。我朝定鼎以來。威燀無外。自虎賁宿衛。八旗禁旅。往往有熊羆不二心之臣。肩比而鱗萃。而各行省山澤猛士。又羅之以科舉。所以儲干城之選。至周且當。顧循行既久。向之所謂市井挽彊記錄無用者。亦儳乎其中。而臣之所職。又惟校此默寫孫吳之數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與其進退翔舞之節。而欲使韜鈐之材必入於此。不遺於彼。臣誠不敢以自信。獨念聖天子神武震爍。臣等憑藉寵光。亦足增長剛氣。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庶幾廉藺魏尙之輩。或出於此。區區之誠。不勝至願。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雖不能必。志之而已。」言外之意。亦即謂武科實不足以獲將才。與奕訢

等、所、云。可以、印、證。而文、特、詼、詭、可、喜。蓋寓、滑、稽、於、典、重、之、中。意味、乃、極、雋、永。國藩論文。好講詼詭之趣。又以吞言咽理爲文家之勝槪。是作蓋可當之。此境良不易到。非大手筆不能也。讀曾集者以其爲「例得颺言簡端」之官樣文章。多不甚措意。熟玩乃知其佳處耳。所謂「山澤猛士。羅之以科舉。」雖不能「儲干城之選」其即、武、科、無、用、之、用、歟。

譚嗣同嘗爲「兵制論。」著其槪於「石菊影廬筆識。」思以選與養寓之於武科。其說略云。「欲定制。不外選與養。夫選未可執塗之人而偏察之也。必出於科目而後可。今之武科。得士歲以千計。然皆老死田隴。即一二得官者。浮沈散秩。無一人一士之權。是設科取之。適以廢之。欲毋廢之。必選而入兵。侍衛可長千人。進士長百人。舉人長十人。武生則兵也。欲爲兵必先爲武生。兵中賢者。遞遷而上。尤必用土著。俾無他往。守其祠宗墳墓之墟則力奮。戰於鄉閭長養之地則勢審。平居無騷擾之端。徵發無逃亡之患。如此則兵不擇而精。氣不鼓而壯。且武科亦不虛設。是一振而積弱祛。一舉而衆善備。」蓋深、慨、於、兵、制、之、不、講。而武、科、之、徒、有、其、名。故欲、合、武、科、行、伍、而、一、之。以謀、改、善。論甚、新、穎。然其、效、亦、言、之、太、易。且此、種、兵、制。實類、於、捍、衛、鄉、里、之、民、團。民團、之、與、兵。性、質、固、不、盡、同、也。

中國、發、明、火、藥、最、早。火器、之、利、於、作、戰。何嘗、不、久、已、知、之。然海、禁、大、開、以、前。向不、輕、用、於、戰、事。所通、用、者。砲則、定、時、刻、（如明砲、午砲、定更砲、三砲之類）壯、威、儀（如官僚出入之三聲大砲）而、已。軍中、有、所、謂、號、砲。爲信、號、之、用。亦非、以、之、直、接、殺、人、也。槍則、曰、鳥槍。用於、獵人、之、擊、禽、獸。顧名、思、義。固非、殺、人、之、器。（清律。金刃殺人。罪甚於他物。鳥槍則又甚焉。深惡火器之殺人也）槍、砲、之、用。能如、是、即、可。故無、取、乎、講、求、精、進。遇有、戰、事。苟有、術、可、以、勝、敵。不欲、多、所、殺、傷。火器、因、之、罕、用。偶以、不、得、已、而、用、砲、以、制、勝。則以、神、秘、視、之。封以、大、將、軍、名、號。雖似、迷、信。實以、示、不、敢、輕、用。故用、畢、或、錮、藏、而、任、其、鏽、敝。或、瘞、埋、而、滅、其、蹤、跡。蓋不、祥、之、物。屏之、惟、恐、不、遠。而廢、棄、之、舊、砲。後人、乃、無、意、中、發、現、之、焉。近事、如、北、平、宣、武、門、拆、除、甕、城。掘出、大、砲、數、尊。即其、一、例。昔者、對、於、

火器之態度。由今日觀之。寧非大愚至拙。然此種不嗜殺人之美德。良足供吾人之追維也。乾隆時。英國遣使馬戛爾尼來華通好。歸國爲筆記以述華事。極笑中國軍隊不用火器。而用刀槍弓矢之屬。不堪與洋兵一戰。斯固無愧所謂文明先進國人之觀察耳。曾國藩日記中述及「羣子」(時對於子彈有羣子及大子之稱)謂「每砲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則潮流所被。欲故步自封而勢有不能矣。使曾氏獲見今日不仁之器銳進無已。戰事殺傷之多。其驚愕更當何如乎。曾氏治軍。火器雖已參用。而於刀矛仍極重視。每誡部下勿專恃火器。其咸豐八年批何應祺條陳有云。「臨敵交鋒。刀矛尤爲利器。南方矛法。素少師傳。故湘勇多不善使矛。此實歷年大病。然本部堂於三年夏間曾賃天妃宮。敎鄔家矛法。閉門敎習兩月。亦未敢輕視此事。各營現亦日操長矛二次。稟中所稱竊嗤腹誹云云。似尚無此氣習。該令如能覓得敎師。本部堂不惜重價雇募。以挽頹弱。」已用火器而謂刀矛尤爲利器。竭力講求。看似不免近迂。無怪當時已有竊嗤腹誹之說。然軍旅之事。正有未可率爾臆斷者。曾氏知兵。豈肯泥古自誤。蓋肉薄之際。刀矛亦非無特長耳。證以今日火器之利。更過昔多多。而中原戰事。大刀隊之大刀。頗發揚其威力。益可見矣。





論評選輯

以暴易暴之不可

自上月長沙事變以後。武漢長沙。皆嚴厲殺共。中外電傳。每日輒刑殺數人以至數十人。而皆不經審判、倉促執行、當局政策。在以嚴刑鎮壓亂機。而不知已陷於以暴易暴。此誠專制之惡政。殊非所以防共之道也。民權運動之基本問題。爲非依法審判不受刑法之處分。即專制君主之朝亦然。而法律之行使。對於一切犯罪嫌疑人。無不平等。換言之。無論何種人犯何種罪。皆應一律依法審判、不含例外。此現代號稱文明國家者所同守之原則也。共產黨者。標榜馬克斯學說。而實以殘忍恐怖爲政策。其所謂法律。爲階級的。非平等的。故任意殺戮善良。反詭稱無產革命。如上月占長沙時。明德校長胡氏。竟在殘害之列。殘暴無道。可謂已極。共黨一日繼續此種行爲。即一日沈淪於政治的逆境。誠末可如何者。雖然。惟其如此。反共者必須一反其殘忍恐怖之政策。而厲行法治。不但對於一般人民然。即對於共黨亦然。誠以現代文明國刑法之精神。爲惡所犯之罪。非仇犯罪之人。故對任何嫌疑犯。皆依一定之審判手續。非確實構成罪狀。自不科以任何之刑罰。更不輕用死刑、矧中國今日。乖厲之氣。瀰滿全國。社會上充滿仇恨與嫉妬。殺機大動。幾有不可抑制之勢。國家欲挽回狂瀾。首在行法治。愼刑罰。使偏激不逞之徒。亦感於國家之有公道。有是非。則無形中可銷滅彼等之厲氣。去除社會之亂源、如湘鄂之事、共匪烏合本不足平。徒以官軍縱容。始成燎原之勢。今日治標之道。惟在用有效之武力、剿平股匪。斷不在濫刑妄殺、夫平日不能治匪。一旦事急。則亂捕嫌疑犯、隨意處置。假令經合法審判之後。確證明爲謀亂之共黨。則分別首從。科以嚴刑。猶可言也。乃近日武漢長沙情形。捕得之嫌疑犯人。不數小時。即處以死刑。此中不知有幾許寃誣罣累之人。乃絕不能得辯護伸雪之機會、此誠世界最惡之專制政治。而適爲召亂之源泉者也。抑中國自入民國後。刑殺始濫、懲治盜匪法之濫用者十餘年。袁世凱式之軍法處。爲北洋惡政之最招民怨者。而國民革命之起。固爲擁護民權伸張人道者也。乃不幸攙入共產黨。致十五六年在各地發生恐怖。然及驅共之後。而共黨方法之遺毒仍存。各省各地、以暴易暴之例。幾不可勝數、計十六年以後。各地以共產黨名義刑殺之人。不下數萬。其中眞正共產黨之首要幾何。充其量數分之一而已。十數歲男女學生之遭寃殺者。且比比皆是也。夫此種殺戮手段之效果。只有增長社會怨毒之氣。事實上並未能消滅共黨。而最近該黨之猖獗。反甚於三年以前。妄殺之效。不亦可睹乎。近年以來。北方一帶。共禍未起、其原因雖不一。而北方當局之不妄

殺。亦其一端。即以平津論。近年共案大抵皆送法庭。未聞有任意刑殺之事。吾人平日立論。殊望平津當局更進一步。勿濫行羈押。更嚴禁刑拷。務一切嚴格依法辦理。則仁聲所播。厲氣潛銷。社會所獲利益甚大。夫一切之濫刑且不可。況濫殺乎。湘鄂連年遭受種種恐怖。報復循環。於今爲烈。挽救之道。惟在厲行法治耳。而當局政策如此。有以知湘鄂恐怖之禍之未已也。噫。

＊＊＊＊＊

職業代表制與中國

（錄八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近年世界趨勢。國會信用。漸見墜落。然國民既無全體參政之可能。則代表民意。仍不可無相當之組織。於是而職業團體之機能代表制度尚焉。孫中山先生國民會議之主張。以九團體爲構成分子。即有職業代表之精神在內。最近南京復有設置經濟會議之說。以大勢測之。中國今後政治組織。如不永用獨裁形式。則此項職業代表制。終有實現之機會。國民如不欲獨裁政治長久存在。使國家大局。常在杌隉狀態之中。亦應努力促成職業代表制之實現。憶前年英國保守黨某領袖。曾有辯護國會制度之演說。謂討論的政治。終較優於爭吵的政治。或開槍的政治。中國自來政治。皆取決於槍柄。不特去和平討論遠不可及。即視唇槍舌劍之議會制度。亦瞠乎其後。今後欲使政治入於正軌。應將槍柄之爭。化爲口舌之戰。是以議會式之公開辯論的組織。實爲國人對政府應有之要求。而職業代表制又爲改造議會之新方式。極值得國人注意者也。

查俄國蘇維埃之組織。以工人農民爲構成分子。意大利之伐西斯蒂以工業、銀行、商業、農業、水陸運輸業、海運航空運輸業等六大部之組合爲基本的產業團體。此固職業代表制之彰明較著者。除此之外。德、奧、捷克、波蘭等國。莫不採用此制。特其程度各有差別。德之中央經濟議會。即各項職業團體代表組織而成。特不與中央國會對立。而惟對於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問題。有被諮詢及向國會提案權而已。奧國職業代表機關名曰勞工局。不設於中央而設於各省。且爲政府命令所組成者。故不得與定諸憲法者相比。然勞工界得益於此。實不在少。捷國憲法有「爲完成社會及經濟立法之要求。得組織經濟會議」之語。波蘭憲法以農、工、商業職工及工資勞動等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最高經濟會議。其立法作用之範圍。與國家機關協力合作之事。則另以法律劃分之。此等國家。或係戰後改造。或因大戰成立。其實施職業代表制。可謂最新之立法例。即號稱保守之英國。近亦有設立經濟會議之主張。倡之者且爲保守黨要人之邱吉爾。由此可見世人對於斯制之信仰。蓋以向來各國議會所用之地域代表制。以一人而代表多數職業不同之人。彼此隔閡。目的各殊。利害不免衝突。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意見。既不易得相同之歸宿。欲被代表者以嚴密之組織。對於代表者加以指導與監督。直不可能。且也。議會組織必與社會組織相應。今世社會複雜。分業細密。非本身有利害關係。不能充分負責。非本身有眞確認識。不能爲有力主張。非相互同一職業。不能盡選良責任。在主張職業代表制者之理想。以爲此制實行。可使不學無術之政客。無法覔藉虛僞言論。取得領袖地位。以欺操業各異之選民。而聽其操縱。其說當否。誠非敢知。要其代表易於得人。終有可信。是無怪職業代表制。終將取地域代表制而代之。非無故也。

抑主張職業代表制之學者。爲說不盡相同。有人主張議會純爲職業代

表機關。全然廢止地域代表制度。如法國工團主義者。直認國家組織。便是各職業團體之結合。其共同機關即各團體之代表會議，自無地域代表機關存在之餘地，亦有人主張使一國設兩種議會。一爲經濟議會。由各職業團體之代表組合之。一爲政治議會。由各地消費者組合之。更有人主張改組兩院制之上議院，充以職業代表。下議院則仍以地域團體之代表構成之。所說各有利害。要其最重要之先決條件爲有職業團體之組織，否則職業雖同而一盤散沙。空洞無力。而在黨治之國。尤宜以職業團體作黨治之中心勢力。如蘇俄賴工農階級作中堅。意大利倚資產組合爲後盾。其黨中構成分子。即是社會生產之原動力。無怪乎黨治之運用。如機械構造，引擎一動。全部活躍。此與中國黨治之虛僞空疏。完全異致。蓋一則以社會生產的原動力納諸黨內。成爲活動之神經系。一則先有黨而後社會上許多不生產分子乃附麗之以求活動。甚至生產分子反避之若浼。結果黨與民衆。乃打成兩橛。甚至利害若不相容焉。是大可痛也。今後欲圖改造黨治，應以黨與社會生產分子合作爲亟務。欲圖確立民治。應以各種職業相互團結爲入手。政治坦途。祗此一軌。願國人努力。尤願全國有職業之國民努力。

（錄八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土耳其之建國精神

近年國人談建國者。每引土耳其爲例証。惜論者多羨其建國之成功。而忽其所以成功之原因。或舉其革命後立即確立制度。保障民治。爲成功最要關鍵，此言似是而實非。或謂其廢亞拉伯文字。而代以拉丁字母。減少文盲。增進民智。爲其成功之基本條件。此言亦屬倒果爲因。凡國家之興衰存亡。於制度本身問題以外。必有時代精神之表現。國之將亡也。其時代精神必先形頹敗。造成社會環境。使其不能不衰亡。而其興也。亦必有時代精神爲之先導。蓬勃朝氣。不可遏止。徵諸史冊。歷歷不爽。而時代精神之創造。其始也。不外一二人之提倡。少數人之砥礪。及其成爲風氣也。則舉世效法，如水就下。寖假而變爲民族精神，土耳其之成功。不在建國之制度。而在建國之精神。有此精神，故能外抗強權。內導民衆。樹立法治。奠定國基，蓋制度爲精神所托寄，精神爲制度之源泉。無精神則制度等於死物。無制度則精神尚可表現。此研究土耳其者，所以不可不知其建國精神也。

土耳其建國之成功。可謂基於兩大精神。以俗語言之。一曰大公無我。一曰實心爲民。此似平淡無奇。而行之卻不甚易。世之以此自號於衆者。比比皆是。一究實際，則未有不言行相反者。此所以有成有不成也。土耳其夙有近東病夫之稱。人民呻吟於專制暴政之下。不知若干年。巴爾幹之紛亂。士爲中心，內有宗教之爭執。外有列強之環伺。以言人民。則文盲達百分之八十五。以言文化。則可蘭經以外無別物。外人觀念。咸認土耳其人無治國能力。歐戰後之薩維條約。即各國政治家外交家。基諸土耳其人不能統治基督教人之原則。所議定而成者。迨勞山會議之日。基瑪爾之國民革命黨政府根本否認該約，謂土耳其代表乃爲要求土耳其人統治土耳其而參加茲會。如有反對。不惜以武力周旋。當時舉世厭戰。英法兩國創痍深重。尤不願再起糾紛，土之要求。始得貫徹。基瑪爾將軍既得外交勝利。乃銳意改革內政。所採重要政策。莫過於對民衆之態度。吾人在土耳其歷史上。從未見其政府有與國民商量國政之事。基氏秉國。

掃盡傳統觀念。滌盡因襲思想。謂欲建造國家。必先求民衆之理解。欲求民衆之理解。必先謀政治之公開。而公開政治之道。舍確立選舉制度。取決議會多數外。當局者須時時與民衆接近。以覘民意。而求民隱。民衆之所苦者。去之唯恐不淨。民衆之所望者。行之唯恐不速。民衆之所疑者。解釋唯恐不周。民衆之所信者。鼓勵唯恐不力。每遇有問題須待討論時。彼必躬歷各城市鄉村。集市民農人爲之講解。反對者固必使其消除無謂之疑慮。贊成者亦必使其了解政令之內容。反覆申說。不厭不倦。恒謂「國家爲君等所有。君等即國家。無人此權可以干犯國家之尊嚴。國家主權屬於君等。吾儕不過受委託執行君等意思。保護君等權益而已。是以君等對吾儕處理國務。可以責任相課。余亦唯對君等始負責任」如此態度。何等誠懇。何等光明。彼既不肯憑藉其武力之雄。黨羽之衆。把持政權。包辦國事。又不肯託辭民智太低。以孔明自居。以阿斗待人。勤勤懇懇。勵精圖治。革命告成。立將政權還諸國民。不但以制度確立民主政治。且以行爲証實民主精神。此士耳其所以能平內亂。禦外患。於列强鄙視冷笑之中。表現其建國能力。完成其革命事業。以視世之懸羊頭賣狗肉者。相去奚啻天壤。吾無以名此精神。名之曰大公無我。唯此始足與語政治談國事。基瑪爾創其基。後起者承其緒。士耳其人果能永矢弗渝。吾知過去之病夫。必爲將來之壯丁也。

次曰實心爲民。夫革命之成敗。不在能否取得政權。而在於取得政權後。能否實現其主張。及其主張是否能得大多數民衆之支持。故革命易。完成革命之目的難。革命時得民衆之援助易。革命後得民衆之信賴難。雖然天下事之難易。不在事之本身。而在促成者之誠意與否。是以有誠意之革命家。於取得政權後。必先求民意之所屬。而亟謀改革之。事事以民利爲前提。以民意爲依歸。使民衆與政府打成一片。休戚相關。禍福與共。政府即人民。人民即政府。有信賴之心。而後有擁護之念。一切政策自收效果。蓋政治者事實也。事實最雄辯。民衆所恃以決定其向背者。祇有事實。唯事實能明是非。別眞僞。標語口號足以煽動羣衆心理。而不足以解決實際問題。原則理論可爲在野號召之幟。而不可爲在朝裝飾之具。唯基瑪爾知其然也。故一朝執政。毅然取消舉國民衆所目爲最大秕政之包商徵糧制度。令下之日。萬衆騰歡。如解桔桎。基瑪爾之聲望益隆。革命政府之基礎益固。士耳其徵收糧稅。向由商人承包。商人納諸政府。本有定額。而取諸農民。則幾無限制。故農民生產。不願超過其家族所需要之程度。蓋生產愈多。徵稅愈重。農民既不能自享利益。政府亦不能增加收入。坐收中飽之利者。承包之商人而已。惡政流傳。積重難返。革命告成。根本取消。僅於出賣時。課買者以若干稅額。苛稅既除。農產陡增。今已成爲士國最大之富源。自是以還。凡有改革。縱有爲民衆慣習所不喜者。一經基氏疏解。莫不翕然。廢教主。改服制。變文字。除舊習。一一推行。毫無窒礙。而基瑪爾之施設。亦無一事不從國家着想。不爲民衆打算者。故改革之新政愈多。而民衆之信仰愈深。此無他。基瑪爾實心爲民之誠意。足以感動之也。觀此可知政治家欲求貫澈政策。必先得民衆之信賴。欲得民衆之信賴。必先爲具體之善政。所謂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吾未聞基瑪爾在民衆之前。爲虛僞之主張。或違心之言論。有基瑪爾之忠實。而後產生建國之精神。士耳其之成功。豈偶然哉。

（錄八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關於張學良奇謠感言

中國本爲多謠之國。然關係之重。事實之怪。傳播之速且廣。無過於最近關於張學良氏身邊之謠言。竊嘗考察其謠言之由來。大致係外人所傳。而外報記者率爾披露。據聞平津某某兩國外交軍事兩界。均曾得類似之報告。本月十五日晚。天津本已相當傳播。吾人斷其非確。未予揭載。他報亦無有紀之者。距十六日本埠日文晚報根據日本通信社電訊。大字刊布。甚且發爲號外。遍傳市上。在日人未發表前。聞英國通信機關。已曾宣布。特爲官方扣留。未令傳出。迨日本通信社依其東京轉來之消息。不加調查。不懷疑問。竟以十分肯定之辭。廣爲發表。遂致中外注目。一若其說確有若干根據者。十七日平津各報雖一致有否認之紀載。本報且舉出確實之證明。然流言廣播。駟不及舌。況揭布消息之機關。並未努力爲切實負責之訂正。其結果否認者自否認。而謠言傳播。仍不終息。甚至北方前線將帥。電詢眞僞。東北大本營所在地之瀋陽。且派飛機到海濱索取張氏親筆書函。以資反證。謠言之盛。於茲可見。而外人通信機關傳播力之廣遠。寧不令人驚提。外報消息之不正確。無責任。又寧不令人爲之慨嘆。憶前月寧軍在隴海前方招待外國記者之先。日本某大報記者曾有不忠實的謁蔣紀事。傳播於世。一時幾致形成外交問題。與該報對峙之大阪某大報。至於公開奚落。演爲新聞中之新聞。以視此次事件。其新聞家責任之嚴重。似猶此甚於彼。蓋一人之死生消息。本非可以輕率傳播。矧在今日中國時局杌隉之際。一方軍事長官。其地位關係政治甚大。尤不應以無責任之態度。抱有聞必錄之舊觀念。摭拾其身邊不利謠言。任便爲肯定之報告。此不特對無端被誣者爲失禮貌。且對社會公衆亦大有負新聞家之職責。尤可異者。北戴河距天津不過六小時之火車。往來旅客。日有數次。即令得聞謠諑。儘可設法徵詢。考察究竟。藉曰不能。又何妨姑作疑似之辭、再俟詳確之報。何至憑轉運出洋之謠言。逆輸入再到中國。乃仍作十二分信用之消息。率予披露。迨至證明不確。仍不用第一次宣播之方法。普遍訂正。以免以訛傳訛。流言益廣。吾人至少對外報同業不忠實無責任之態度。不能不表示遺憾也。

雖然此次之事。特外報記者對中國新聞不忠實無責任之一端耳。慨自近年報紙成爲商業化之後。新聞界競爭目標。多在於敏捷與趣味兩點。申言之。消息如何可以快。新聞如何可以怪。惟其快也。不暇詳審。惟其怪也。不分虛實。其流弊至於新聞記者有一分一秒之爭。報紙紀事極神秘荒誕之致。報紙銷數大而新聞信用反墜。營業賺錢多而言論權威反落。此種風氣。始盛於美。復傳於日。近年有力報紙已漸覺悟責任。注意正確。然習之已久。改革不易。且報館各懷爭勝鬬奇之心理。本社以此責諸外勤訪員。外勤訪員當然以此應之。積重難返之勢已成。將欲糾正惡習。實非易易。即以日本特派駐華記者言。十年以前。多爲富於研究心之人物。雖消息不必快。不必怪。然平日考察有素。遇有問題發生。判斷大體無誤。近年則靑年記者勤勞奮鬬。確勝於從前。而全副精神用於「快」與「怪」兩字之競爭。以言研究事實。觀察判斷。其能力有時竟大不如前、是以日本報所載中國時局消息。紕謬百出。信用遠遜於十年以前。此實吾人居常引爲惋惜者。此次關於張學良氏之消息。即其積習之一種表現也。

抑以外國人採訪別國新聞。根本上本自不易。況中國時局之突兀詭幻。雖本國報界。尙且常感於無術判斷。是以報告錯誤。決不足異。所異者已錯之後。聽其以訛傳訛而已。然而外國記者在中國。何以能不負責任。至

於此極。說者固曰。因有領事裁判權為護符。故造謠誹謗。無所不可。實則外報記者。未必存心造謠。故意誹謗。特因其無所顧忌。遂爾輕視責任。怠忽其對社會公衆應有之忠實的義務。是以外報記者之無責任。實中國國家放棄國權。有以助成之。不特此也。中國當局對於本國報界過分壓迫。以致養成一般人不信本國報。偏信外國報之心理。此亦為助長外報勢力之一大原因。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人欲打破外人在宣傳上之勢力。首應扶植本國言論機關。此又吾人所願為各方有力者盡其忠告之誠悃者也。

（錄八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北寧路水災之嚴重

在河北人士危懼洪水來浸之苦悶中。北寧路沿線忽以水災聞。北寧路之水災起自本月初間。迄今半月有餘。關內人士除因鐵路不通而稍覺不便外。似未曾喚起若何注意。良以災祲多在關外。灤榆一帶雖亦被水。大體尚不甚嚴重也。實則此次北寧路水災之大。為近百年來所未有。經過之慘。尤屬罕見。據本社特派記者報告。此次洪水氾濫之結果。災區廣袤亘綏中、錦縣、義縣、與城四縣。損失之重。以綏中一邑為最。自三日晚迄四日夜。在此一晝夜間。六股、王寶、黑水等河洪水暴發。挾狂風驟雨之勢。洶湧南灌。城內水深達七尺以上。漂廬倒舍。人畜滅頂。破壞之鉅。犧牲之慘。直難以縷紀。據截至十六日之概括調查。約死亡六百二十餘人。而實數總在千人以上。倒塌房屋二萬二千餘間。而物產之損失。尤難計數。蓋洪水之來。為勢至猛。居民逃死不遑。自無暇顧及身外之物。其不及奔逃而溺斃室內者。固居多數。其幸能爬登屋頂者。亦概於屋倒時逐流以殉。故全城之財物食糧。均已蕩然無存。所餘者惟孑然相對之無告災民。僅此一邑。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十餘里。盡屬災區。災民約有三萬三千餘人。居無遮身之所。食無果腹之糧。僅於濕地上支葦席以避風雨。鳩形鵠面。嗷嗷待哺。縱目所及。無非哀鴻。其未隨流入海之人畜屍體。尚多腐置原野。觸眼忉怛。撲鼻惡臭。置身其境。幾不復知人間何世矣。此為本社記者所目擊之慘況。綏中若此。其餘三縣。亦各重輕有差。綏中當三河之衝。故罹災最酷。惟在往年洪水期中。該處向無大險。城中尤無被水之事。據綏邑之老人云。該邑僅於道光年間一度遇水。水勢最高時。曾浸沒城垣石基上之第七磚。災害已覺不堪。今年之水。則達城垣石基上之第十四磚。其為空前浩劫。可以概見。查上述各河。均發源於蒙古喀喇沁旗之高山。今年上游多雨。山洪暴發。更兼下游失修。防堤樹木。逐年繁殖。河身淺狹。一旦洪水猝至。宣洩不及。乃氾濫橫決而不可收拾。故經此一度慘痛經驗。當知關外數縣。亦屬洪水地帶。今後之河防。詎庸稍忽。治本之策。固在濬河固堤。而目前之數萬待哺災黎。望救之切。尤不可以須臾緩。現遼寧當局及路局方面已在從事救濟。然杯水車薪。難奏全功。而目前所能為役者。僅設立粥鍋。略供哺啜而已。非僅難使災民得賦有家之樂。即短期殘喘。亦恐不克久延。此猷存亡一髮。望援若歲之時也。關外人士固應盡力救援。關內人士。尤不可恝然置之。蓋救災恤隣。本人類之天職。況關內洪遭巨祲。輸粟移民。胥仰東北。今當東北緩急之際。揆之人情。亦難卻顧。此吾人於聆悉北寧路水災慘狀之餘。願向平津人士一致其呼籲者也。讀者其亦有不吝同情者歟。曷一援手。使災區同胞登諸袵席乎。謹當為關外災民泥首以謝。引領望之矣。

（錄八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湘鄂贛積極剿匪

湘鄂贛共匪縱橫。爲日已久。祇以政府兵力。別有專注。無暇爲地方治安策萬全之計。直至長沙一度被陷。南昌再三告警。武漢附近。水陸要衝、迭受威脅。外人責言日至。民衆呼籲益亟。政府爲本身利害關係。已知不能再事放任。乃於本月八日令派漢口行營主任何應欽負責辦理湘鄂贛三省剿匪事宜、所有三省駐軍。概歸節制指揮。以何氏之聲望才力。苟能事權統一。令出惟行。則剿匪任務、當不難計時完成。更據漢訊。蔣於十八日電何。謂即可調三師來漢。於最短期間。消滅殘匪。果爾誠爲三省地方之幸也。

查三省匪患猖獗。原因固多。而軍隊剿辦不力。互相觀望。實爲主因之一。今後一負責大員。通盤計劃。實行聯防。共同兜剿。使匪軍不致避實趨虛。此攻彼竄。誠屬探驪得珠之法。惟兜剿辦法、需兵頗多。調撥宜速。故最要策略。宜就三省交通孔道、險脫之區。佈置重兵。隨時徵遣。各軍任務、更宜時予變更。以免兵匪勾通。施剿失效。同時就省城商埠地方。責成紳商富戶。舉辦民團、隨地自衛。俾政府兵力。可以多任游擊。不致膠著一地、易成惰氣。現在大股共匪。實力究非雄厚。軍械子彈。補充尤難。祇須兵不通匪。彼等械彈無後繼、假以時日。不難聚殲。迺者濟南變局。中原戰事、形勢稍紓。政府如能抽調三師之衆、加入剿匪部隊、在大局上無關重要。而剿匪工作則得力蓁多。緣現在三省剿匪各軍。多爲勞敝殘弱之兵。非暮氣沈沈。即雜湊烏合。根本未受訓練、然即此已非匪軍所敢抗戰、祇能以飄忽竄擾之戰略。使政府軍疲於奔命、如得精銳之師三五萬人。担負正式攻戰責任。而以舊有各軍分配要隘。作爲防守策應之用。使匪軍居有不安。行有不能。而各地民衆自衛能力。更能由省市而達於縣邑鄉鎮。小股來足以自了。大股至便可請兵。如此則匪軍在軍事上無所施其計矣。要之今日匪禍披猖如此。政府非有一度痛剿之決心不可。而爲肅清計。則非多置游擊部隊。提倡民衆自衛。不能收長久之效。可斷言也。

雖然上所云云、亦祇急則治標之方案耳。以言治本之策。則第一。政府宜確定省府負責人選。且保証其能執行權職。政令統一。第二。省府宜選派得力縣知事。且保證其能久於任。所實心辦事、如此。省政。縣政。有確能負責之相當人物、然後地方興革。有人籌畫。民生疾苦。有地呼籲。匪患消弭於未萌。社會有力以自保。年來湘鄂贛省府當局、屢有更動、職權行使。生扞隔。或有心而無力。或得位而無才。拘牽怠忽。百事廢弛。省府如此、縣政可知。是以知事之缺。可以遙領。僻邑小地。直同化外。政府注意者最多不過省垣之治安、不知漠視外屬匪禍。正爲匪燄燎原之重大原因。而吏治窳壞。地方破產。又不僅湘鄂贛三省爲然。毋寧爲中國大多數省區普遍之現象。是以今日治本之計。在於確定省政負責人員。淘汰現在庸沓不職官吏●課省府以整頓縣政。刷新吏治。救濟民生之責任、使地方匪共不能產生。藉令有之。亦可由民衆健全之組織。自力排除、無假兵威。此乃防共治匪之上策。竊願由水深火熱之湘鄂贛三省。樹之楷模也。

（錄八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瀕於險境之社會經濟

公私經濟。目前既呈險象。則社會經濟之危機。亦有一觸即發之勢。國人若猶醉生夢死、漠不關心。則大禍臨頭。當不在遠。抑抱悲觀者祇知仰屋

興嗟。處世消極。固非所宜。而抱樂觀者。亦僅維持現狀。坐待機緣。究之未嘗有若何根本救濟之策也。吾人所最不可解者。我國處此環境之中。果絕對無打破現狀之可能乎。雖時勢推移。自有其自然之法則。爲之支配。悲觀何損。樂觀奚益。然優勝劣敗之分。事在人爲。今乃以無爲相尙。則必受自然淘汰律之支配。毫無疑義。況更從而破壞之摧毀之耶。內損外感。百病叢生。非投猛劑。奚起沉疴。下舉三端。今日社會經濟之癥結也。

第一。土共橫行。閭閻騷擾。最近湘贛之禍。蔓延可畏。已形成明末流寇之患。謂與政治主義有關。而究其實際。則社會經濟之根本崩毀。實爲之主因。縱令政府努力剿撲。而散聚無常。爲患正未有艾。蓋都市形似奢靡。而實則虛浮。鄉村謂爲簡陋。實則凋敝。苟遇天災人禍。輾轉流離。則挺而走險者。爲數愈增。此外人譏土匪爲我國唯一之土產者。良非偶然。要爲經濟壓迫所致耳。年來內戰不息。退伍遣散之兵士。善良者遇有機會即重爲浙婦。否則與土匪結合。是以有一次戰爭發生。不啻增加一次土匪之訓練。而軍器之供給與購置。均非土著所能。故共匪猖獗。其造因於經濟助長於內戰。毫無疑義。且也盜匪所爲。號稱買賣。其視刼掠。亦何殊經商。不避釜鉞。夫豈好之。是以當軸固不得不張撻伐以應急。然非普遍的安定一般之經濟生活。終不能根治也。

第二。今日因金貴銀賤結果。百物異常騰貴。蓋日用消耗物品。以舶來者爲多。兼以饑饉薦至。荒歉無備。米價高漲。結果工銀騰貴。而更無物不受影響矣。此普遍的經濟壓迫。誠今日之重大問題。祇見當軸者之籌謀救濟銀價。而對於物價騰貴。未聞有議及之者。雖銀價救濟有方。物價自能低降。然而成效未可遽期。社會備受痛苦矣。況百物之騰貴。固以銀價低落爲其原因之一。而其他在可能範圍以內。未嘗別無救濟之道。例如財政之緊縮。使減少軍費之支出。則國家經費。自可節約。又如租稅之減免。使人民負擔。亦可輕釋。其他如幣制之改良。金融之整理。產業之提倡。貿易之獎勵。皆可以間接的平定物價者也。乃今非背道而馳。即停頓不前。若長此物價騰貴。貧民之數愈增。而匪共之患。亦愈烈也。

第三。爲人民之無業與失業。蓋閭閻之騷擾。產業之頹廢。在在使人不能安居樂業。目前雖機關林立。而失業者愈衆。有產者淪爲無產。小貧者至於赤貧。於是亂機潛伏。社會經濟。將完全破壞。若民衆之教育已具根蒂於破壞之後。或不難建設。然而以我國屢次改革之結果而觀。其能改善者殆鮮。故必多數人民無業者使之有業。失業者使之復業。各得其所。則欣欣向榮。不然。羣惟趨於當兵與服官之途。事實上雖不致人人兵人人官。然亂之不已。百業盡廢。惟當兵與服官。最易溫飽。往古有好男不當兵之諺。與夫布衣隱逸。以不仕爲清高之風。已不復見於今日。於是雖不人人兵人人官。而人人趨於巧取豪奪。一如兵與官。可不懼乎。不使有業。必致不務正業。而爲非作惡。而當兵服官。衣食住行。何自而致哉。綜而言之。我國社會經濟現狀。險象環生。誠非急謀救濟。則今日之憂懼。猶其始焉者小焉者耳。

（錄八月十三日上海時事新報）





附錄

擴大會議組織大綱暨常委會及各部組織條例（八月十三日擴大會議第一次聯席會議議決發表）

△●●●●●擴大會議組織大綱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組織大綱。

第一條　本會議以全體擴大會議委員組織之每星期開會一次（另有臨時會議）出席人數以當地委員之過半數爲法定人數。

第二條　本會議設常務委員會由本會議推任常務委員五人至七人組織之執行本會議所議決之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於常務委員會下設如左之組織。

（甲）組織部。

（乙）宣傳部。

（丙）民衆訓練部。

（丁）國內民族部。

（戊）海外部。

第四條　各部設委員五人至七人組織委員會處理部務。

第五條　各部互推秘書主任一人執行議決事項及整理部務。

第六條　各部委員由本會議推之不限於本會議委員惟秘書主任須以本會議委員充任之。

第七條　常務委員會設書記長一人常務委員會及各部設秘書及各科主任幹事各若干人由該會及該部提請本會議委任之其餘職員由該會及該部委任並報告本會議備案。

第八條　本會得設各種特種委員會。

第九條　常務委員會及各部組織條例另定之。

第十條　本組織大綱得由本會議議決修改之。

△●●●●●常委會組織條例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常務委員會組織條例。

第一條　本會設委員五人至七人由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推定之。

第二條　常務委員會爲執行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之決議對外發表文件時以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名義行之日常文件以常務委員會名義行之。

第三條　常務委員會發表文件須有常務委員三人以上之署名。

第四條　常務委員會會議須有常務委員三人以上之出席。

第五條　常務委員會設書記長一人由常務委員會提交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委任之。

第六條　書記長承常務委員會之命指揮各科處理事務並設秘書三人襄助之。

第七條　常務委員設文書・議事・交際。會計・庶務五科每科設主任幹事一人幹事若干人助理若干人錄事若干人。

第八條　本會各科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本條例由擴大會議議決施行之。

第十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會提出擴大會議修改之。

△組織部組織條例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組織部組織條例。

第一條　本部設委員五人至七人。處理關於組織事宜由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推定之。

第二條　本部設秘書處。執行本部委員會議決之事項。秘書主任。由委員互推之。但秘書主任應為擴大會議之委員。

第三條　本部設秘書三人。承委員及秘書主任之命。辦理本部總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之一切事宜。

第四條　本部秘書處之下分設各科如左。

第一科　掌管關于指導下級黨部之組織及黨員登記等事宜。

第二科　掌管關于軍隊及軍事機關黨務之組織及指導等事宜。

第三科　掌管關于訓練考核等事宜。

第四科　掌管關于情報編審等事宜。

第五科　掌管關于統計徵集等事宜。

第五條　本部各科各設主任幹事一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主管科務。

第六條　本部秘書及主任幹事之下。得設幹事助理及錄事各若干人。

第七條　本部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條例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部提出擴大會議修改之。

第九條　本條例由擴大會議議決施行。

△宣傳部組織條例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宣傳部組織條例。

第一條　本部設委員五人至七人。處理關於宣傳事宜由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推任之。

第二條　本部設秘書處。執行本部委員會議決之事項。秘書主任由委員互推之。但秘書主任應為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委員。

第三條　本部設秘書三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辦理本部總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之一切事宜。

第四條　本部秘書處之下分設各科如左。

一、編纂科

二、日報科。

三、國際宣傳科。

第五條　編纂科掌管關於蒐集材料起草特別文件選著出版審查各級黨部發行之刊物等事項。

第六條　日報科掌管指導各級黨部所辦之日報並審查黨員所辦之日報。

第七條　國際宣傳科掌管關於國際宣傳之一切事項。

第八條　本部各科各設主任幹事一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主管科務。

第九條　本部秘書及主任幹事之下。得設幹事助理及錄事各若干人。

第十條　本部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部提出擴大會議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條例由擴大會議議決施行。

△海外部組織條例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海外部組織條例。

第一條　本部設委員五人至七人。會同組織宣傳兩部處理海外一切黨務由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推任之。

第二條　本部設秘書處執行本部委員會議決之事項。秘書主任由委員互推之但秘書主任應為擴大會議之委員。

第三條　本部設秘書三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辦理本部總務及其他不屬于各科之一切事宜。

第四條　本部秘書處之下分設各科如左。

第一科　掌管關於亞歐非各地本黨總支部及所屬一切黨務。

第二科　掌管關於南北美洲各屬本黨總支部及所屬一切黨務。

第三科　掌管關於南洋澳洲各屬本黨總支部及所屬一切黨務。

第五條　本部各科各設主任幹事一人。承委員及秘書主任之命主管科務。

第六條　本部秘書及主任幹事之下得設幹事助理及錄事各若干人。

第七條　本部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條例有未盡事宜得由本部提出擴大會議修改之。

第九條　本條例由擴大會議議決施行。

△民訓部組織條例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民衆訓練部組織條例。

第一條　本部設委員五人至七人辦理關於民衆訓練事宜由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推任之。

第二條　本部設秘書處執行本部委員會議決之事項。秘書主任由委員互推之。但秘書主任應爲擴大會議之委員。

第三條　本部設秘書三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辦理本部總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一切事宜。

第四條　本部秘書處之下分設各科如左。

第一科　關于農人之訓練計劃及指導。

第二科　關于工人之訓練計劃及指導。

第三科　關于商人之訓練計劃及指導。

第四科　關于青年之訓練計劃及指導。

第五科　關于婦女之訓練計劃及指導。

第五條　本部各科各設主任幹事一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主管科務。

第六條　本部秘書及主任幹事之下。得設幹事助理錄事各若干人。

第七條　本部于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但須經擴大會議之允許。

第八條　本部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由本部提出擴大會議修改之。

第十條　本條例由擴大會議議決施行。

△民族部組織條例　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國內民族部組織條例。

第一條　本部設委員五人至七人會同組織宣傳民衆訓練三部。處理關於蒙藏回等民族之黨部及民衆之組織宣傳訓練調查統計等事宜。其委員由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推任之。

第二條　本部設秘書處執行本部委員會議決之事項。秘書主任由委員互推之。但秘書主任應爲擴大會議之委員。

第三條　本部設秘書三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辦理本部總務及其他不屬於各科一切事宜。

第四條　本部秘書處之下分設各科如左。

第一科　掌管關於蒙古黨部之組織宣傳訓練調查統計等事項。

第二科　掌管關於西藏黨部之組織宣傳訓練調查統計等事項。

第三科　掌管關於回族及不屬一二科之其他民族之黨部組織宣傳訓練調查統計等事項。

第四科　掌管關於蒙藏回等地方之民衆組織訓練調查統計等事項。

第五條　本部各科各設主任幹事一人。承委員會及秘書主任之命主管科務。

第六條　本部秘書處及主任幹事之下設幹事助理及錄事各若干人。

第七條　本部各科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條例如有未盡事宜由本會提出擴大會議修改之。

第九條　本條例由擴大會議議決施行。

＊　＊　＊　＊

中波商約附加議定書

(一)第四條在彼締約國入境之自由。應以該國內法令爲範圍。該項法令須適用於無論任何國人民。不得有何區別。

(二)第六條所規定之所在國法院。即指依照訴訟人所在國現行法律有權管轄之該國法院。

(三)第八條第一欵財產自由輸出權。應以不侵害本國法令爲限第三欵取得遺產權之給予。應以不軼出本國國內法令爲限。

(四)第十及第十一條爲保證雙方商務享受本約第十第十一條所規定之利益起見。任何一方對於輸入其海關區域內貨物得要求附有產地之證明書。

(五)第十三條兩締約國互相將於各該國境內之外國公司得令其遵照所在國本國法令預經准許方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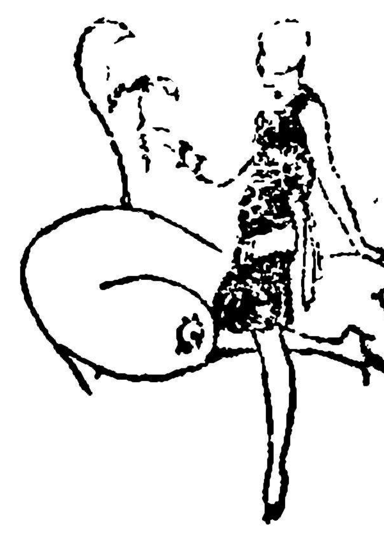
(六)締約雙方互相約定此締約國地方官廳對於彼締約國船隻上所發生之事項。必須經彼締約國領事或該船船主之請求方可干涉。惟遇有必須干涉而其延遲勢將釀成重大結果者。或遇有非船上人員牽涉於船上所發生之騷擾時可無待上述請求逕行干涉。官廳應立即將事實通知最近之彼締約國領事或船主。

(七)本議定書作爲民國十八年九月十八日簽訂之友好通商航業條約之一部。應於最短期內批准。關於互換批准文件發生效力有效時期及廢止各事項與該條約同樣辦理。爲此兩國全權簽字於本議定書以昭信守十九年八月一日王正廷魏登濤訂於南京。

各國發明之多寡

瑞京某報。發表一饒有趣味之指數表。謂據美國統計專家依各國人口之比例計算。其人民發明之多寡。以指數方法計之。所得結果。瑞士第一。其指數爲九三〇。瑞典次之。二九九。德國再次之。二七一。其餘依次類推。則爲丹麥之二三六。挪威二二九。法國一九五。英國一八八。比利時一八〇。澳大利亞及美國各一四〇。捷克司拉夫一〇八。匈牙利六八。意大利四二。芬蘭四〇。印度俄羅斯最低。僅二分之一。及十分之九而巳。表末更附帶聲明。謂蘇俄雖於物質發明不幸居後。然近年來其政治社會方面之新發明。不一而足。惜皆未能予世人以實惠耳。

(濤)



闌珊

呂簇泰

【一】

簾外滲滲的細雨，從午前直延到午後；現在像是越發下得起勁了。

檐間的積溜，點點地落在階前，丁—東—滴—搭—地響個不歇；像是打着天然音樂的拍子。院內支起着一架紫藤花的碧陰，經過雨的淋澆，益顯得翠潤欲滴。一團團的紫籐花，像綴着纍纍的錦繡球。花瓣間儲積着空明的搖搖欲滴的雨點，更令人不期而然地聯想到這恰好是錦繡球沿綴懸着的亮晶晶的珠石。

這是從窗內可望到窗外的。

雨只是下個不歇。空中密布着陰雲，小院內又平添着這一層碧沉沉的綠幕，室裏益顯得有點陰暗。絲絲的寒意從窗隙襲了進來，更令人感到無邊的秋意忘却了這是暮春三月的時光。

「瓊！有點冷不？」正在臨窗寫稿的淸這樣的問着一面仍在走着筆尖。

「…………！」

「冷不？瓊！」淸沒聽到答聲又把語音加重了些。

「不冷！……」答聲是這樣的沉促。

他像是知道這又有些蹊蹺。停着筆，回過頭去望到他的夫人果然又在沉着臉坐在床沿整疊着小孩的衣服。

「怎麼了？又？！」他嘻說着。

「不怎麼了！」

「那末又是爲什麼事？」

「什麼事不爲！」

「我問你有點冷不？」

「冷？你還怕我冷麼……？」

「這是什麼意思？」

「…………！」

他對伊這種不可捉摸的脾氣，實感到一點茫然。他不知道伊近來爲什麼變到這樣。伊和從前完全是判若兩人，這是他夢想不到的。照例他遇着伊這種態度時，他易動的怒的情感，便也會立即不客氣地爆發起來；但是，每次的經驗告訴他，這種鬪氣的結果，於他只是增得不少的煩惱和悲憤；即勝利，亦不過贏得伊滿面狼籍的淚痕，他一點青年的盛氣和英鋒，簡直是被伊的淚水冲洗磨刷到幾乎淨盡。一點稀薄的情感的火焰，迅速的掠過心頭，旋即歸於消滅。他只呆望着窗外淅瀝的陰雨。

靜寂和陰鬱佔領了整個的小室。

然而這局面終於不能長久支持下去的。在無可奈何中他仍只得向伊搭訕着。

「你又生我氣麼？瓊！」

「誰生你氣？我敢？」

「這不就是氣話麼？」

「本來是這樣！」

「我好好地問你冷不？又有什麼得罪了……？」

「我也只說我不冷……？」

又接着是靜寂。

「瓊！我感到一點冷呢？」

「哈哈！在熱愛中的人還覺到冷麼？」伊的話像針般地刺來，說着時伊一面起

身走到衣櫥前取了一件夾袍擲向他。

他實在有點動氣了。怒焰只在他的喉口間閃躍，像立要爆發的火山口：然而經驗的影子，在腦裏一閃，火焰漸又歛熄下去，在心爐裏廻旋，蕩漾，釀成了一屑苦澀的笑暈，輕浮到臉窩上來；跟着是壓抑着的不自然的輕柔的聲調，絲絲從喉間流出。

「瓊！你看總是這樣地狐疑着人家，自尋着苦惱！我不是向你說過了多少次麼？怎麼這會又不明白了……那來的這回事？」他說完，支首不語。

＊　＊　＊　＊

在三點鐘前。

他從朋友家裏歸時，天空已是佈滿着黑雲；風颼颼地舞着樹枝，揚着衫袖，催着歸鴉；四下裏都預兆着雨機的迫切。這荒靜的馬路上，一時又喊不來一輛洋車；他急忡忡地只緊催着雙腿，向家裏趲程前進。

雨終於落了下來，一陣陣的雨點，不客惜地簌簌地洒向他的身上，他的衣履和路旁的草木一樣地均沾着潤澤，在一種急促和懊惱的心情中，他終於到了自家的門。

他急忙地喊着瓊替他另取一身衣服。但伊這時却正在料理一件小孩的工作，一時不能分身；等到伊出來招呼他時，他自己已把另一身衣服取了來。

『瓊！你看衣都溼透了……！』他感到些不快。

「剛替祥換衣呢！」

『你看媛……？人家……？』

「……………！」

隨着他坐到窗前寫稿。

＊　＊　＊　＊

媛是他朋友C君的妻。與C才結婚一年的。媛和瓊從前本是同學的；但媛的性情是活潑而浪漫；瓊的性情是莊嚴自重，不苟言笑的。清常常一提到媛，瓊便感到些不快。不過這是結婚後的情形，尤其是這半年來。但這並不源於像神經質的讀者所會想到的某種關係？瓊是那樣直質可愛的一個人，除了對這話的本身，感到一點不快外，伊恐怕不會想到他種問題的；雖然在實事上本來也不會有可供猜想的材料。

無意中，他剛才又提到媛。但他隨即坐到案前工作。幾分鐘後，一切一切漸在他腦裏模糊，消逝，平靜下去。不過另一面却在伊的腦裏漸漸地孕育，滋長，繁榮起來。

「瓊！我不是解說了多少次麼？你怎麼總還是不高興人家！你看你這樣的脾氣！」

「脾氣壞！你不知道麼？是誰不高興誰？」伊只低着頸整理着衣什。疊着，拂着，拍着，動作是那樣的沉重，迅速，像是餓虎反覆地剝噬着一隻小羊一般。

他只在一邊隱忍地看着，他幾乎氣得發笑。但他却不由自主地言動着。

「祥！你看你看你的媽在發瘋呢？」他搭訕着祥兒，同時却把他挐到伊的身邊，捏着他的小手，向伊的臉上作欲擊狀。「祥！你打伊！你打你這瘋了的媽？」

「走開些！」伊猝然地用手使勁地一搠，祥兒的身子，有點支持不住，向地上倒了下來。他哭了。

『你真瘋了麼！你這……！』他的聲音

像半空中的一道霹靂。

「瘋了！瘋了！是的！是的！你不知道我生來就這樣的瘋脾氣麼？」伊突然地倒在床上嗚咽起來。在嗚咽聲中，伊只不斷地如哀如怨地訴着。祥兒看到母親哭，也就莫明其妙地更哭得利害起來。房裏頓時間呈着混亂的現象。

他實在氣極了。怒氣像一鍋沸了的水，只不住的在翻騰。他幾乎要立刻暴跳起來，捽碎桌上的茶杯，撕壞了稿紙。

「這是什麼樣子！這叫什麼生活！賤東西！全不知體惜男人的女人！………」但他始終沒爆發出來。他實在覺得頭有脹痛。

「女人！不哭！行不!?」他用力地說着。但這聲音恰如投到海裏的一顆小石子，連一點微波的反應都沒有。他實在沒法，他只得急急地離開這使人頭痛欲裂的房裏，跑到廊下來回地踱着。

「不行！不行！這叫什麼生活？長久這樣下去終是……？不如早點……？早點……」

「我決定了……無論怎樣……像這樣一天到晚只替我供給煩惱悲憤！這叫什麼……！」

檐前一陣斜風夾着細雨，向他臉上飄來，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昏亂的意志，立時清醒了許多。從目前的高度的悲憤中，他漸漸地墜入了往事回憶的悲哀的深淵。

【二】

是結婚前。

暑假中，他趁着閒到伊家裏去看伊的媽；兼送一點他自己從P市帶回的禮物。

從他的住處到伊的家裏，路並不能說近。中間須翻過兩重峻嶺和一帶連綿不斷的斜坡，路上很少能遇到村落人烟。在都市中住慣了的人，對此能感到行路難之歎，是必然的。但他那時不知爲什麼具有那樣的勇氣，從自己的家裏動身時，他連車子都不要。說是這路是不便於行車的，倒不如走幾步還痛快。的確，他是能領略這樣行路的樂趣。旅途中，他曾欣賞過許多密茂的樹林，和路旁山崖間生着的許多幽花野草；遠望是幾座峻削的晴峰，錯落插在碧空裏；峰頂飄蕩着縹渺的白雲，像是神女項間披着的輕紗。

他的心境初引到一所夢幻般的境界。他彷彿是前去到一個什麼縹渺的仙島之鄉，訪他生平崇羨夢想的仙子。他又記起了古詩人上天台的故事。前路雖是迢迢，仙鄉還遠在白雲峰外；但他毫不會感到畏縮。他的心情完全是融浸在平日所夢想的境界中了。

經過了低岡；渡過了小河；爬過了峻嶺；他就着山脚下石根小憩。一脈清流，從山坳裏琤琮地歌唱着出來，繞着石根，流過石梁，漸漸地走入了那兩岸綠林環合的懷抱裏。在那兒，仍聽到牠低低地歌唱。

他低着頭，望到溪中倒映着的樹林和自己清癯的面影，不禁又獨自發出會心的微笑。

「喲！不是清哥麼？怎麼來的？」

「啊！貞！你怎麼也到這兒來的？」

他認得喚他的是瓊的小妹。

「你看！」貞指着她手提着竹籃。

「採的是什麼？」

「喲！清哥連這都不認識呀？野芹呢

！」

「作什麼？」

『特為餉這新客呢？』

『貞！總還是這樣的壞！』他說着，笑握着她的手。『誰報信說有客來的？』

「可不是麼？真的！今天喜鵲在屋角那顆老槐樹上叫了一早晨！媽說：怕清哥會來呢？你們去預備點野菜罷！………』

『清哥！快點跟我走罷！』她說着一面招着正在那邊埋頭覓野芹的芸。

「媽！清哥來了呢？瓊姊呢？瓊姊呢？」

『清來了麼………』他望到伊的媽從裏面笑迷迷地走了出來。『貞！去叫瓊姊！』伊一面又說着。

『校裏放了暑假麼？』

『是的。』

……………

瓊從裏面走出來時，他不期地和伊的深情眼光對射了一會。他望到伊臉上泛起一抹酒後的微紅。

「K埠女中早就放了假的麼？」

「不，也不過是在一禮拜前罷？清哥怎麼這時才回來呢？』

「歸途時，在友人家裏留住了幾天呢………」他說着，用手帕只擦着額前的汗珠。

『熱不？………』伊問。

『還好！』他只獃笑着。

「換換衣罷！清！濕了背心泥？」伊的媽殷勤地說着。

『不要緊！』

『你總是這樣………！』瓊似莊嚴地說着。『換下去洗，一會就會晾乾的！』

他怔怔地從身上換下來一件濕的汗衫。

伊說是趁這會太陽好立刻就拿去洗好。

他只是像一個獃了的人。他望着伊服裝淡樸的背影，漸漸地向門外移去時，他身心是感到電療般的舒適。他覺到眼圈裏彷彿是熒熒欲淚。隨着是輕微的悵觸，襲上心頭，他只痴望着從天井口流過的半空中的雲影。

『累了罷？清！』

『不。』

『到書房裏歇歇，洗過臉。』

「啊！清哥！你帶了什麼好東西給我們呢？」貞和芸嚷着。

『你們又在胡鬧！清哥在！』老人家給了伊們一個白眼。

「怎麼單帶了這多給瓊姊的呢？你看！」

「還是這樣！帶清哥去書房裏！我要到廚房裏照料一下呢！」

『喲………！』伊們做了個鬼眼後，才開始行着母親的命令。

一間小小的整潔的雅室裏，左手的壁間是一張春帆遠引圖，和一幅五言集句的短聯：「落花春似夢」「涼月夜如烟」。窗外的槐蔭，映進室裏，室裏便儲滿了綠意。幢幢的樹影，落在案上書硯間，和壁間的聯畫上，受着微風的拂動，便如銀幕上演映着活動的影劇。

他只覺到室裏清氣逼人。對着書，畫，壁上的長簫，一切………一切………他都覺着是醞蘊着無限神秘。他走近案前，細翻閱着伊的書籍。

「清哥！瓊姊囘頭要駡人呢，你翻亂

了伊的書！」芸笑着說。

『傻！瓊姊只會罵別人！清哥也會……？』貞故作莊態。

他只微微地笑着……………

【三】

檐前又是一陣絲雨，向他的臉上飄來，他才從幻夢中驚醒了過來。

室裏一陣陣如泣如訴的嗚咽聲，不斷地從窗隙飄了出來，飛進他的耳鼓，他實有點惘然了。他不知道他們間的生活為什麼弄到這樣地步。他細數着像今天的勃谿，以前也不知曾表演過了多少次；但在每次鬧後，他始終也尋出一點較有價值的鬧的理由來。譬如說；就是在今天的這一幕，伊生氣，伊哭，小孩也哭，他自己是幾乎氣得說不出話來，但是為了什麼？他還是茫然，從女人方面所表現的，似乎是像煞有介事的？自然，像伊所持的鬧的理由，是每個女人都可持為對丈夫發氣，打架，以至於……的理由的；然而，滑稽的很『像伊所明識暗刺的他和另一位她間所發生的關係，並不會比他在做夢有更進步一點更真實一點的演進。要說，乾脆的那還只是伊替他拿一件衣服時沒曾像他腦裏所企想的那般如意的做到；而伊也不過只為他不應該報復了伊一兩句比婚前他對伊說話時更來得沉重一點的語聲。

他真有點惘然了。他不知道伊為什麼變成這樣庸劣迂執的一個女人；伊完全失掉了伊以前的聰明活潑；伊是這樣不善於體貼做丈夫的心。他覺着他倆間的生活是那樣的平庸，枯燥，以至厭膩，囂鬧，生氣，流涕。總之，像今天的這點事或至比這事更微渺的，是全可促成他們間勃谿的動機的。

他想尋找伊所以變成這樣性情的一條原因，很難。譬如說罷：很多的女人，是因着家庭間經濟的困難而漸漸有趨向這類性質的可能；但這卻不能作為伊的原因。他記得在前兩年他們在經濟壓迫下掙扎時，反覺得彼此間日益親愛，絕不像現在這樣的終日的勃谿。那時他自己大學還不曾卒業；而伊也是新從K埠來到P城和他在一塊兒攻讀的。不幸的是這時他們的家鄉一陷於兵，繼陷於匪，再陷於災；他們的家中是完全淪於經濟破產的地位。對他們的經濟的供給，是幾乎完全斷絕。那時伊曾毫不吝惜地典了春衣，賣了金釧，變賣了所有的裝飾品；伊自己親操着炊杵之役，處理着家裏一切的瑣務，凡是一般人所認為一個模範式的女人對丈夫所應盡的義務，她全都做到，以至超過。那時他對伊只知崇愛，感激，以至涕零。他在外面看到華貴的女人，盛裝艷服安乘着汽車，他想到在家勤苦不息的瓊，他就禁不住有些黯然；雖然是自己一面懷抱着無限的慚愧。他一到家馬上便接到伊殷勤送來的茶和水；他飲着茶，默默地洗着面，無端的傷感，便會湧上心來，他只覺着眼圈裏覺然欲淚。

他們間彼此是那樣地相互地安慰，憐惜，親愛，奮勉！他們都是旅途中人，在期待着理想的光明，憧憬着未來的幸福。

長時期苦度着的光陰，漸漸地不知不覺地從他們苦笑，淚吻間溜渡過去，他們終於由掙扎的過程而進到他們理想的階段。現在他是在一個學校裏教書，暇時還能替書局或報社寫點文字；而伊也是在一個機關作事，生活雖不能說是絕對的優越

，但以較前兩年，總算是可以了。然而從這時起，他們間的熱情，便不知不覺地減退許多。他不常接受到伊給他的刺激和安慰。伊是只知道忙於機關裏的事和小孩的料理；他也是只顧到學校的課程，和發薪日數的預測。他們幾乎完全是變成了機械似的人物；吃飯，出門，回家，而回家時伊的一杯茶一盆水的遞送的職務，也便由媽子代替了伊。他們間只是平庸，板滯，以至厭膩，喧鬧，流淚。

他忽地記起彷彿是有人說過這樣若莊若諧的一段『愛喩』。

——戀愛是什麼？是探險。在出發的前夜，你可享到聯串的夢的陶醉。在旅途上，荆棘塞途，崎嶇滿目；然而遙矚高峯，瞻仰雲表，一種希冀着的未來的成功的愉悅，同時不斷地蕩漾在心頭。然而目的地是到了，希望達到現實了，一切，一切，的意念便也都完了。

戀愛是什麼？是嘗新。鍋裏的肉在揚着湯，吹着氣，突突地跳；一陣陣的肉香鑽進鼻管，在裏面廻旋，繞蕩；你竚候，……唾涎，……以至……。然而肉到嘴了，一塊，兩塊，以至……你漸漸地會感到滿足，剩餘，以至……厭膩。

他細嚼着這樣的形容，他不禁有點發笑。他想，倘如把自己家庭間的生活，取喩於這兩例的話，那也許就是如探險達到目的地吃肉到了厭膩時應當改改地方換換口味了罷？

然而，他傷感了。他記得他們以前常常這樣地說過——

『淸我們能永遠不變我們的態度麽……？』

『瓊難道你還不能自信麽……？』他深吻着伊。

＊　＊　＊　＊

『媽！奶！』隔窗他聽得祥兒的聲音。

『……………』

「嗎…奶………！』祥兒含着哭聲。

『……』

他實在有點忍不住了。他走進室裏，望見祥兒在牽着伊的衣角，兩顆晶瑩的淚珠，搖搖欲墜地懸在眼角；而伊却仍只在一邊啜泣。

『祥兒哭！你聽到沒有！』

『………』伊氣忿忿地將祥兒往懷裏一拉，順手解開衣襟從裏掏出一隻肥滿的乳房，塞住祥兒的小口。

『你這人怎麽現在變到這樣子?!』

『自然，我是變了！你趁早點想法……』

「這樣！眞不如………』他說着順手拿了一把傘，氣憤憤地走了出門。

天空還是密佈着陰雲，一陣陣地雨絲斜飄在他的臉上，他覺到無限的淸涼。那陰鬱的小室實在太沉悶了。在路上他只細算着他倆間的關係。他覺得他倆間的一點愛，實在是已如作酒時一點酒精現在已經是蒸發凈盡，剩下來的只是一些糟粕；如花圃裏的植物，燦爛的花兒開過了，靑實的果子結過了，現在只餘一些疎籐和綠葉。他們間實在已無愛之可言；有的也不過只是一點良心和舊道德薰染過的混合產物，像花果間的一些疎籐，作了他們間的維繫。

——這樣眞不如……早點……長久下去，於兩方都是得不到好結果的！眞的，我早點想辦法！决計想具體的辦法！我現在就找胡律師去………！

他向胡律師事務所走去。

沿途他腦裏只盤桓着如何向胡律師

陳述他的痛苦？如何請律師替他設法？他是決計地要向伊離婚了。一會兒，他彷彿是這問題已經完全的解決了；他在進行他第二步的理想了。他彷彿是又和一位新找的情侶，在夾道濃陰的公園的路上喁喁的情話。意識再循着理想的方向前進，他覺得自己已經身在一座宏偉壯麗的禮堂中了。樂聲悠揚，花彩繽紛中，伊緊依着他；陣陣地濃郁的奇香，不斷地襲進鼻腔，交織着腦裏莫明其妙的快感，他的身子儼然是飄浮在雲霧中了。

雨稍霽了。一陣狂風迎面吹來，幾乎把他的手中傘，飛拔了去；他抖然地一驚，週身一緊，心和力馬上都傾注在傘上面了。

到胡律師家時，他才知胡律師出門還未回來，他不覺又感到失望。在小胡同裏徘徊了良久，他決計趁便到媛的家裏去看看，藉着散散悶。

她恰患着小病，在床上呻吟。伊的丈夫蹲在爐邊調藥。一面和客談着話，一面却不斷地熟視着爐藥；縷縷的白氣，從壺口裏外冒，水聲在裏面沸騰騰地響着，淸的腦裏漸漸地湧現着一些文學的意象。許多的文學材料都絡繹地奔赴到腦裏；一霎間他動念想寫一篇小說，內容就是描寫一個溫順服從的男性，怎樣地細心去體貼做妻的心。

在不覺中，他的緊張的氣憤的心情漸漸地弛化下來。

藥煎好了，媛的丈夫端到床前，輕吹着，使小杓一口一口地送到伊嘴裏。他不禁看得有點發呆了。痴羨中他漸感到一些漸愧。他覺着自己的性情，現在像是也變得粗暴了，一點忍耐，養氣的功夫都沒有。

媛和伊的丈夫留他晚餐時，他堅決地辭了出來。暮靄蒼茫中，他蹣跚地向自己的家裏進行；想着自己這半日間的不可捉摸的浪花似的思潮，他禁不住有些發笑。神經過敏的一瞬間，他担心到這顆不祥的意念的種子，或竟會有一天發榮滋長起來，蓬蔽了那不健全的殘春的愛之花的生長。就令事實不至於這樣，而對這野生植物的鋤除淸芟，恐此後也就够人麻煩和操心的了呢？

〔四〕

到家時暮色靜籠着院宇。他怔忡地跨過小院，走進室裏。他望見媽子在西邊小屋裏，據案晚餐，燈光從裏面射了出來，中堂裏的器什都映出一些模糊的輪廓。自己的室裏沒一點燈光。他悄悄地踏了進去，隱約地他望見瓊和小孩都在床上像是熟睡了似的。

『瓊！睡着了麼？』他說時輕按着伊的身子。

『嗯……嗯……要睡……』伊含糊地應着。

『飯吃過了麼？』

『吃過了！』

『到院裏去散散麼？瓊！屋裏悶得很！』他低聲說着。

『不去！有點頭痛！』

『那更好，到院裏去坐坐……』

他說着拉着伊起身到院裏來。

小院裏的一切，正延竚着黃昏；雨後的淸涼，撲人眉宇。他倆在靠近花畦間的籐椅並肩坐下。

兩人間都暫時沈默着。

花畦裏漾起了一兩片蛙聲，他們的視

綠都移向那蛙群起處；碧闊葉下，一雙青蛙呆着那肥大的腹，仰着首，不時在地閣閣着，像是不勝地惋惜着這蘭蕙花殘和青春的逝盡！

倆人都默默地看着。一種春意闌珊的意識，蕩漾在心頭，引起了他們無限的傷感。他倆都覺着人事的闌珊一如這春意呢！

『頭痛得利害麼？』他柔聲問着。

『痛得利害又怎樣？痛死了更省事！』

『瓊！還在怪我麼？』

『那裏！我自己太不會使人喜歡！我所有的都只是叫人家討厭！我完全是一個……』

「還是氣話！瓊！算我的不是！……」他說着緊握着伊的手。

…………

又是片刻的沈默。

『這點小事你還是生氣麼？』他低聲說着。

「本來是小事！你却這樣地認真！你着，你叫我拿衣服，我並沒說不拿！祥兒只一味地在糾纏着，我一時又沒法丟開他，你却立即生了氣！」伊的聲音有點哽咽了。

『瓊！我們以後永不要這樣胡鬧！我知道我近來的脾氣太壞！……』

「你看，幾年來我總算沒有過很大的錯處！我常自省，良心上我自問總可對得住人！壞的不過就是這不善花巧的性情……」伊倒在他懷裏嗚咽起來。

他取出手帕替她輕拭着淚痕。

伊也有點感動了。抬起頭來含着淚眼熟視着他的面部。

『你不是還沒吃過飯麼？』

「不，我不吃了！不覺到怎樣地餓。」

伊隨着問他剛才到那兒去了？他將他在媛家裏所得到的印象，都細細地告訴了伊。

『媛好福氣呵……』伊半譏似地說着。

「你病了，我也這樣！」他涎着笑臉。

『算了罷！我沒人家那福氣……！』

「瓊！真的頭還痛麼？」

『不痛了！』

「正經話！如果痛得利害，我趁這時好去找醫生！」

『天恐怕還要落雨罷？』

『不要緊！』

『雨打濕了衣，可又不好辦呢？』伊微笑着，斜視着他。

「還是這樣！」他笑着，加緊地揑着伊的手。

雲開透出了一輪明月，清光浸着滿院；粉牆上疎亂的花影中交映他倆的瘦影，分外顯得明晰。

『瓊！我剛才出門時你是怎樣地在恨我？』

「我呀？……………」

『你心裏那時在想些什麼……？』

『那只問你自己知道。』

「現在呢？……」

『也問你自己。』

他笑了，伊也笑了。他一雙手按在伊的肩上，漸漸地移過頭來，清涼的月影兒，由伊的衣角移縮到伊的袖口，襟上；漸漸地圓縮到伊的髮際……唇邊………

一切……一切……都暫時墮入了朦朧……混沌……的境界。

一九三〇，六，於舊都之惜春軒。

時人彙誌



謝壽康

謝壽康。江西贛州人。年三十七歲。民國二年由贛省官費派赴比國留學。入比京里卜爾大學 Universite Libre de Bruselles 肄業。旋赴法轉學。民六卒業巴黎政治學校外交科。升學洛桑大學。民八得政治社會學文憑。民十一十二兩年在柏林大學研究。嗣入比京大學。十三年提出 Les Emprunts de Guerre Francais 論文。得經濟博士學位。並從事文學。著有 Le Jade Brise 劇本。在比京劇院扮演。頗受彼邦人士歡迎。該劇有英文譯本。民十七年代表中國出席世界劇院大會。民十八返國。任南京中山大學文科主任。旋任駐比代辦。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十年於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於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於兵。或困於匪。或凜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愛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